

[奥] 欧根·冯·庞巴维克

# 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崩溃



商务印书馆

1936年1月版

# 目 录

绪论.....	01
第一章 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理论.....	04
第二章 平均利润率及生产价格的理论.....	11
第三章 矛盾的问题.....	16
第一论证.....	19
第二论证.....	23
第三论证.....	24
第四论证.....	31
第四章 马克思学术体系中的谬误.....	40
第五章 松巴脱底拥护论.....	66

## 绪 论

作为著述家的加尔·马克思（Karl Marx）是可羡慕的幸福的人恐怕谁也不想主张说他底著作是属于容易阅读，和容易理解的著作吧。难解的辩证法与使用数学的武器的啰嗦的演绎底重荷，大概至少，如其是大多数的别的著作的场合，那末，这在向大众中打开他底路走去这一点上，将成为难于克服的障碍吧。虽则如此，马克思却成了范围很广大的人们，而且平常不惯于难解的著作底阅读的人们底使徒。而且他底辩证法的议论，全然不是具有不容疑问的说服力与明瞭性的东西。正相反，从最初起，例如加尔·克尼斯（Karl Knies），可以算作这种学问上的最真挚而且最可尊敬思想家的人们，基于的确不能轻视的有力的论证，质难着马克思底理论是在其根柢上已随伴了论理【一】<sup>1</sup>上及事实上的一切种类的矛盾的。因而，说马克思底著作在社会的任何方面都不能接受，这也是能够容易有的事吧。因为，大众对于他底难解的辩证法，都不能理解，又专门家则太通晓于辩证法及其弱点。但是事实却成了与这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底著作在著者生存时为尚未完成的著作，这件事情对于他底著作底影响上也没有妨害。通常，世人对于新的学说体系底独立的第一卷，常常特别抱着疑虑。——这并不是不妥当的事。在“绪论的部分”能够非常顺利地提倡一般的原则，这是当然的事。但这些原则，可实际上有着其著者所主张那么的解决力与否，这是在完成体系的场合，就是这些原则顺次地适合于一切的各个的事实场合，才被证明的。在第一卷充满了希望与主张送到世间之后，正因为其新的根本思想不堪更绵密地注视的著者自身目前之具体的事实底试练这个理由，虽则著者生存着而且健康，结果，仍旧不能续刊第二卷，这种事例，在各种科学底历史上绝不稀少。加尔·马克思却并没被人怀着如此的疑虑。他底大多数的信奉者，基于第一卷，甚至对于他底体系尚未写下的卷页的内容都预先给与了无限制的信赖。

如此的事前的信赖，在某一个的场合，特别被置于苦辛的试练之前。马克思在第一卷中，说过下【二】面的话。就是：一切商品底价值，是基于被物质化在这些商品里面的劳动的；因而，由于“价值法则”的力，商品不能不比例于被物质化在这里面的劳动而交换。又进一步，归属于资本家的利润或剩余价值，是对于劳动者的榨取底果实。但剩余价值底大小，并不是比例于资本家所使用全资本底大小的，只是比例于使用在“可变”资本即工资底支付上的资本部分的。一方

---

<sup>1</sup> 蓝色【】中的数字表示原书页码，下同。



面，使用在生产手段底购入上的所谓“不变”资本，不能“产生”任何的“剩余价值”。他这么说。但在实际社会上，资本利得，比例于全部投下资本；又虽则与它大相关联，商品在事实上，也并不随应着被物质化在这里面的劳动量而交换。于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体系与事实之间的一个矛盾。要满足地阐明这个矛盾，我以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马克思自己，并没有忽视过这个矛盾。他关于这一点，说“价值法则”，——即剩余价值，只比例于资本底可变部分。——“对于基于目击的一切的经验，明明矛盾着”<sup>2</sup>。但他接着，说明这个矛盾单是外表的矛盾；而且说，要解决这个矛盾，几多的中间阶段是必要的，他曾预告在他底著作底后面的卷页中，会解决这个矛盾<sup>3</sup>。当然有学识的批评家以为，因为这个矛盾是难于调和【三】的，所以马克思将不能实践这个宿诺，这是全然可以断定地预言的。而且努力地详细地论证这件事。但在马克思底大多数的信奉者，如此的演绎，全然不给与任何的印象。在他们，以为马克思底单纯的允诺，具着比一切论理的反证有更大的力量。

这位大思想家逝世后编辑的其著作底第二卷，也并没有给与预告了的解决底试验——这是依据全著作底计划，保留在第三卷中的——；又，甚至于关于马克思企图着采取如何的方针来试验其解决，也没有给与一点点的表示，所以期待更加增了焦躁的程度。对于这一点，编辑者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底序文，一方面，再度确定地预告，在马克思底遗稿中包含着这个解决；同时，在别一方面，先对论敌洛特倍尔托斯（Rodbertus）底信奉者，揭发公开的要请状，要求在到第三卷出世为止的中间期间对于“并不违反价值法则，实是站在价值法则底基础上，如何地能够形成，又不能不形成均等的平均利润率”这个谜，应该用他们自己底力来解决。

非常多数的人们，比其要请在最初指向的范围大得多的范围中的人们，说应其要请，这是对于思想家马克思能够贡献的最辉耀的敬意的表示之一，我以为：不独洛特倍尔托斯底信奉者，甚至于并不追随马克思自己底阵营中的人们，更并不追随这种社会主义的理论底两巨头之一的，恐怕马【四】克思将名之为“俗流经济学者”那么的经济学者，为了想指穿还覆在秘密中的马克思底思想行程底盖然的构造的“东道”而努力。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公布的一八八五年，到第三卷公布的一八九四年为止之间，关于“平均利润率”及其对于“价值法则”的关

---

<sup>2</sup> 资本论第一卷三百十二页

<sup>3</sup> 前举书 312 a 542 a. E

系的标悬赏格的谜来论述的有价值的文献显现了<sup>4</sup>。【五】

如现在也逝世了的恩格斯，以第三卷底序文中的审判来确定了那么，当然，在这些竞争者之中，一个人获得其悬赏的，是没有的。

随着马克思体系底最后的卷页在长期的迁延之后公布，问题终于达到了能够确定地决定的阶段。单纯的解决底宿诺，要重视它或轻视它，这是各人底自由。一方面的宿诺与别一方面的证据，到某种程度为止，是不能衡量的。又对于马克思以外的人所试验的解决案，即令显现了很好的驳论，马克思理论底信奉者也不欲承认这驳论。即令这解决案这东西，由其考案者底见解及努力来看是很依从马克思理论底精神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底信奉者，即令在这个场合，也还能弃去其失败了【六】的模造品，而诉诸可给与的已宿诺过之马克思底原物。现在，这原物是公布了。同时，对于三十年来的论争，给与了有着狭小的明瞭的界限的确定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中，两方面都不绝地在将来的启示中系着希望，或者代替那变为勃洛托伊斯之神那么的千变万化的不正式的诸解释，守住自己底立场，非藉以战胜论争不可。但马克思自己，解决了他底谜吗？他底完成了的体系，对于其体系本身及事实，是诚实的吗？

研究这件事，这是以下的论述课题。【七】【八】

---

<sup>4</sup> 依据洛利亚 (Loria, *L'opera Postuma di Carlo Marx, Nuova Antologia, fa sc.* 1. Februar 1895 P.18) 所列举的，有下面那么的文献。其中，包含着若干我没有知道的论文。

Lexis, *Jahrbu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885, N.F. Bd, XI S. 452-465.

Schmidt,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 des Marxschen Wertgesetzes*, Stuttgart 1889. 说明这个的 Tubinger, *Zeitschrift f. d. ges. Steatsw*, 1890, S. 550 ff. 中的笔者底论文。相的洛利亚底论文。(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N. F. Bd, 20. 1890 S.272 ff. )

Stiebeling, *Das Wertgesetz und die Profitrate*, New York, 1890.

Wolf, *Das Ratsel der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bei Mark*,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III F., Bd. 2 (1891), S. 352 ff.



# 第一章 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理论

马克思学说体系底基柱，是其价值概念与价值法则。如其缺少了这两者，那末，如马克思所反复论述的，经济现象底任何的科学的认识，都不可能。关于他演绎这两者的方法，历来，多少次地解说过，评论过了。但我们在取得前后联络的必要上，非将他底思想行程底最重要的几点，简单地概括一下不可。

“为了探索价值”（一卷二十三页<sup>5</sup>），马克思开始便把想探究的研究领域，限定于商品。【九】

这个商品，在他所讲的意义上，当然不是解作一切的经济财，必须只解作以市场为目的而生产的劳动生产物<sup>6</sup>

他从“商品底分析”开始（一卷九页）。商品，在一方面，由于其诸属性，作为满足某种类的人类底欲望的有用的东西，是使用价值；在别一方面，成为交换价值的物材的负担者。现在，对于后者，加以分析。“交换价值，作为某种的使用价值对于别种的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比例为随着时与地底变更而不绝的变更的关系而出现”。因而，这看去有如一种的偶然的東西。但在如此的变更之中，必须存在着一种的不变的東西。马克思试着探索这一点。对于这一点，他用那有名的辩证法的方法。“试以两种商品，如小麦和铁为例吧。这两种商品底交换比例，不论是怎样，这——例如说——1‘夸脱’小麦=a‘真脱奈尔’铁——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用一定量的小麦与某分量的铁相等的，一种方程式来表示。这个方程式，是什么意思呢？它底意思是：一种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物，【一〇】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东西中；就是，在一夸脱小麦中，又同样地在a真脱奈尔铁中，都存在着。因此，两者，在其本身，等于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一种的第三者。如此，两者底无论哪一者，只要它是交换价值，便不能不是可以还原为这第三者的东西”。

马克思继续说：“这种共通物，不能是商品底几何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乃至其他的自然的属性。商品底物体的属性，只有在如此的属性使商品成为有用

---

<sup>5</sup> 我对于马克思底资本论第一卷，总是引用一八七二年版（第二版）；对于第二卷，引用一八八五年版；对于第三卷，引用一八九四年版。在不必另外加以注意的场合，第三卷，常是其第一部的意思。

<sup>6</sup> 一卷十五页，十七页，四十九页，八十七页，及其他许多场所。

再参照 Adler; *Grundlagen der Karl Marx'schen Kritik der bestehenden Volkswirtschaft*, Tübingen 1887. S. 210 u. 213.

的东西，因而使成为使用价值的时候，才成为问题。而别一方面，商品底交换关系，是明明白白地以他们底使用价值底舍象为特征的。在诸商品底交换关系内部，一个使用价值，如其它在适当的比例中存在着，那末，和其他任何的使用价值，被看作全然同样。或者如老巴朋（N.Barbon）所说的那么，‘某一种类的商品，只要其交换价值是相等的大小，那末，和别的种类的商品，全然相同。在具有同样的大小的交换价值的东西之间，没有什么差异或区别。’作为使用价值，商品第一是不同的质；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是不同的量，因此，并不含有使用价值底一分子。

“一把商品底使用价值置诸度外，那末，在商品体中，只剩了一个属性，劳动生产物这个属性。但就是这劳动生产物，也已经在我们底手中转化着。如其我们把劳动生产物底使用价值舍象了去，【一一】那末，我们把使劳动生产物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诸构成部分及物体的诸形态也都舍象了。这便已不是桌子，或房屋，或纺纱乃至其他的有用物。其一切的感觉的属性，都消失了。这也便已不是细木工底劳动，或建筑师底劳动，或纺织劳动乃至其他一定的生产的劳动底生产物。随着劳动生产物底有用的性质底消灭，在劳动生产物中表示着的劳动底有用的性质也消灭了；如此，这些劳动底种种的具体的一定的诸形态，也消灭了，他们已不是互异的东西，全被还原为一样的人类底劳动，被还原为抽象性中的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试考察劳动生产物底这种剩余物。在劳动生产物中，除了同一的幻梦似的对象性，无差别的人类底劳动底单纯的胶质物，即作为不顾虑其支出底形式的东西的人类底劳动力底支出底单纯的胶质物之外，什么也没有剩着了。这些东西，只单单表示，在其生产中，支出了人类底劳动力，蓄积着人类底劳动。这些东西，作为他们共通的如此的社会的实体底结晶，——是价值。”

如此，价值概念被发见，又被规定了。这依据辩证法的形式，虽与交换价值并不同一，但对于交换价值，——我以为，现在已经把它弄成明确了吧。——站在极内面的、难于隔离的关系中。这是从交换价值来的一种的概念的蒸馏物。如其用马克思自己底话来讲，那末，这“是在商品底交换关系或交【一二】换价值中表示着的共通物”；同样地，又反而，“交换价值”是“价值底必然的表现的方法，或现象形态”（一卷十三页）。

从价值概念底确定，马克思进一步，说明其尺度及大小。劳动，因为是价值底实体；因而一切财货底价值底大小，也以这些财货中所包含的劳动底量及劳动



时间来测定。但并不是以生产其财产的个人底偶然的必要的个人的劳动时间来测定的，马克思以说明为“用现存的社会的正常的生产诸条件及劳动底熟练与强度底社会的平均程度，去生产一种的使用价值的时候所必要”的“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时间”来测定的（一卷十四页）。决定财货底价值量的，只是社会的必要的劳动底量，或者，因为生产一种的使用价值的，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一个个的商品，在这里，都被看作其同种类商品底平均货样。因此，含着相等的大小的劳动量的，或者可以在同一的劳动时间内生产的诸商品，有同一的价值底大小。一个商品底价值对于别的各商品所有的关系，与那个商品底生产时的必要的劳动时间对于别的商品底生产时的必要的劳动时间所有的关系相等。作为价值，一切的商品，只是凝固的劳动时间底一定分量。”

由以上所述，支配“内在于商品交换中”（一卷一百四十一页）的交换关系的那伟大的“价值法【一三】则”底内容，被引导出来了。价值法则，是商品以相互地在其中体化了的社会的必要的平均劳动为比例而交换的意思；又据以上所述，不能有此外的意思（例如一卷五十二页）。同一法则底别的表现形式，是商品“在其价值中被交换”（例如一卷一百四十二页，一百八十三页，三卷一百六十七页）。或者“等价物被与等价物交换”（例如一卷一百五十页，一百八十三页）等。当然，个别地看来，需要供给底暂时的变动底结果，价值以上的或价值以下的价格，也出现着。但“市场价格底这些不绝的振动，……相互抵补，相互整饰，自然地還元自己为作为市场价格底内的正规的平均价格”（一卷一百五十一页注三十七）。在经历长期间中“在偶然的而且不绝地变动着的交换关系中”，也还常常，“社会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作为规制的自然法则，强力地贯彻自己”（一卷五十二页）。马克思说这个法则，是“商品交换底永久的法则”（一卷一百八十二页）。是“合理的法则”，是“均衡底自然的法则”（三卷一百六十七页）。如上所述，在商品以与其价值相乖离的价格而交换的场合，当然发生；但这对于规则，是应该看作“偶然的東西”的（一卷一百五十页，注三十七）。又其乖离本身，应该看作“商品交换底法则底侵害”（一卷一百五十二页）。

其次，马克思在这些价值理论上的基础之上，建立了他底学说构成底第二个部分，即有名的“【一四】剩餘价值”的理论。他研究资本家由其资本获得的利得底源泉。资本家投下一定的货币额，将他转形为商品，其次，贩卖他——虽则有使通过中间的生产行程的场合与不然的场合，——藉此，使再转形为较多的货币。这个增加的部分，这个超过投下货币额的收回额底剩餘，乃至马克思名之为“剩



余价值”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sup>7</sup>

马克思先藉他独特的辩证法的排除的方法，限定问题底诸条件。他第一，详论剩余价值既非发生于资本家作为购买者，规则地在其价值以下地买进商品，也非发生于资本家作为贩卖者，规则地在其价值以上贩卖。因而，问题是下面那么提出了。“我们底……货币所有者，照其价值那么买进商品，照其价值那么卖出，但在过程底终末，非导出比他所投入的较多的价值不可。……如此，便是这个问题底条件。Hic Rhodus Hic salta!（洛都斯岛在这里，在这里舞蹈!）”（一卷一百五十页——一百五十一页）。【一五】

马克思在具有其使用价值为交换价值底源泉这特异的性质的，一商品底存在中，找到了这个解决。这个商品，便是劳动能力乃至劳动力。这个商品，在下面那么的二重的条件之下，被当作贩卖物送到市场上。便是，在下面的两个条件之下：劳动者在人格上是自由的（为什么呢？因为如其不然的话，他底劳动力不会当作贩卖物送出去，而将是他这个人的全体，作为奴隶，当作贩卖物送出去了吧。）及劳动者没有“实现他底劳动力所必要的一切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其不然的话，他将照自己底计算而生产，把他底生产物，当作贩卖物送到市场上去，以代替他底劳动力了吧）。由于买卖这商品，资本家获得了剩余价值。这用下面那么的方法进行。

“劳动力”这商品，与别的各商品一样，依据在其再生产上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是，在这个场合，依据生产那劳动者底存续上所必要的分量底生活资料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假定生产一天底必需的生活资料，要六小时的社会的劳动时间，同时，假定这六小时的劳动时间是被体化为三先令的金子中，那末，一天底劳动力，可以用三先令买进了。如其资本家结了这个购买契约，那末，劳动力底使用价值，便属于他。他为使劳动者为自己而劳动，实现其使用价值。如其资本家使劳动者体化于劳动力本身之中，因而他购入劳动力的时候，除了单单不能不支付的时间之外，并不使天天劳动，【一六】那末，剩余价值便不成立了。为什么呢？因为六小时劳动，如其依据上述的价值，在其被体化的生产物中，不能附加三先令以上的价值，而资本家，将与这同量的价值，作为工资而支付。但是资本家，没有这样做的人。即令他们单单以相应于六小时劳动的价格买进劳动力，但他们整天使劳动者为自己而劳动。于是，在那一天中所生产的生产物中，比资本家不能不支付的更多的劳动时间被体化了。因而其生产物，有比支付的工

---

<sup>7</sup> 我对于马克思学说底这个部分，曾经在别的地方（*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ginsltheorien*, 5. 371 ff.）有了详细的说明。就是在现在，我因为给与了当面的目的所许可的种种的省略，也依据其说明吧。

资有更大的价值，其差额便是归属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试举一例。假定一个劳动者，在六小时中，可以将十磅棉花纺成棉纱。又假定这些棉花在其自体底生产上要二十劳动时间，因而有十先令的价值。再假定纺绩工在六小时的纺绩劳动中，消耗相当于四小时的劳动时间的因而代表二先令的价值的分量的器具。如此的时候，在纺绩行程中被消耗的生产手段底总价值，相当于二十四劳动时间，即十二先令。在纺绩行程中，棉花，此外还“**吸收**”六劳动时间。因此，完成了的棉纱，全体是三十劳动时间的生产物，因而有十五先令的价值。如其以资本家使雇入的劳动者一天单只劳动六小时为前提，那末，棉纱底生产，也使资本家完全地费了十五先令的费用。就是：十先令，作为棉花；二先令，作为器具底消耗；又三先令，作为工资。因而，剩余价值，并没有显现。

在资本家使劳动者在一天中劳动十二小时的场合，便全然与这不同了。在十二小时时间，劳动者【一七】加工那在以前已被体化了四十劳动时间因而有二十先令的价值的二十磅的棉花。又他在器具上，消耗有四先令的价值的八劳动时间的生产物。但在一方面，他在一天间，将十二劳动时间即六先令的新价值，附加在原料上。于是，贷借对照表，便成了下面那么。一天中生产的棉纱，全体要六十劳动时间的费用，因而，有三十先令的价值。一方面，资本家底支出，不过棉花二十先令，器具底消耗四先令，工资三先令，即总计二十七先令。于是余留了三先令的“**剩余价值**”。因此，依据马克思，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使劳动者，对于一天底一部分，并不作为他相应的支付，而为自己劳动的结果。在劳动者底劳动日上，可以区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必要劳动时间**”之间，劳动者生产他自身底生活资料乃至其价值。对于这个部分的劳动，他以工资收受等价物。第二个部分，即“**剩余劳动时间**”之间，他“**被榨取**”。他没有得到任何的等价，生产“**剩余价值**”（一卷二零五页以下）。“**剩余价值……在实体上，是一切不支付劳动时间底被体化了的**”（一卷五百五十四页）。

接着这个说述的剩余价值底大小底决定，非常重要，而且在马克思学说，是特征的东西。剩余价值底大小，可以和别的种种底大小发生关系。从这里产生的比例及比例数，非相互地明确地区别不可。【一八】

先是，在资本家，在有益于获得剩余价值的资本底内部，关于剩余价值底成立，尽全然不同的任务的两个构成部分，这非区别不可。就是，实际上能够造出新的剩余价值来的，只是资本家使劳动者实行的活的劳动。而被消耗的生产手段底价值，由于变化形态，在生产物底价值中再现，单只是维持，不能使生任何的



剩余价值的。“所以在生产手段中，即在原料，辅助材料及劳动手段中**转形的资本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不变动其价值底大小**”。——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把他叫作“**不变资本**”。“**转形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反之，在生产过程中变动其价值**”。这是“**再生产**”那“**其自身底等价物与这以上的超过的部分**”，即真正的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把这叫作“**可变资本部分**”或“**可变资本**”（一卷一百九十九页）。剩余价值底对于投下的可变资本部分的比例，即可变资本底“**被增殖**”的比例，这，马克思叫作**剩余价值率**。这与剩余劳动时间对于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或不支付劳动对于支付劳动的比例相同。因而，在马克思，作为“**劳动底榨取程度底正确的表现**”，很是妥当（一卷二百零七页）。例如，假定劳动者为生产三先令的他底一天的工资底价值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为六小时，而一天底劳动时间为十二小时。在这个场合，假定这个劳动者，在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第二个六小时之间，同样地作为剩余价值，生产三先令的价值。如此的时候，其剩余价值，与作为工资而投下的可变资本，为全然【一九】同一的大小；剩余价值率便为100%。

**利润率**，与这个全然不同。就是，资本家对于他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并不单单就可变资本部分来计算的，而是就使用的全部资本来计算的。例如，如其假定不变资本为四百十金磅（Pound Sterling）可变资本为九十金磅，剩余价值同为九十金磅，那末，当然，剩余价值率和前面一样，为100%；但利润率，只18%，即九十金磅对于投下的全部资本五百金磅的利润。

于是，同一剩余价值率，由于该项资本底构成底不同，可以表示出非常不同的利润率，而且非如此表示不可：这件事，也明瞭了。可变资本部分较大，不变资本部分较小，则利润率，便相应地越高。不变资本对于剩余价值底成立无关，只是扩大了专根据可变资本决定之剩余价值，去计算利润的基础。例如，——当然在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如其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可变资本五十金磅，而依据上述的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那末，被生产的剩余价值，同为五十金磅。这五十金磅，因为是与只五十金磅的全部资本计算的，所以在这个场合，利润率也完全是100%。反之，如其全资本是由四对一的比例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构成的，换句话讲，如其在五十金磅的可变资本上加上二百金磅的不变资本，那末，以100%的剩余价值率形成的五十金磅的剩余价值，便不能不与二百【二〇】五十金磅的全部资本相计算了，其结果，对于这全部资本，只表示20%的利润率。最后，假定构成底比例为九对一，即四百五十金磅的不变资本与五十金磅的可变资本，那末，五十金磅的剩余价值，便与五百金磅的全部资本计

算了。因而，利润率，只等于 10%了。

这件事，渗透于马克思学说底极有兴味又极重要的一个结论中，更渗透到其全然新的阶段即第三卷中的最重要的新说中。【二一】【二二】



## 第二章 平均利润率及生产价格的理论

所谓其结论，如次。资本底“**有机的构成**”（三卷一百二十四页），在不同的“**生产部面**”上，由于技术上的理由，必然的不同。在以非常不同的技术的操作为必要的诸产业上，每一劳动日，非常不同的分量的原料，在被加工。这假令在类似的操作的场合，略略相等，其价值也能非常不同。例如，作为工业底原料的铜与铁之间的差异。最后，对于被使用的各劳动者分配的作业设备，器具，机械底数量及其价值，能够不同。一切如此的差异底要素，如其这些差异，没有作为稀有的例外的场合，偶然地正好相销的事情，那末，对于不同的生产部门，成了使发生投下于生产手段中的不变资本与用于劳动底购入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底差异的原因。因而，国民经济底各生产部门，关于使用于其中的资本，有着不【二三】同的独特的“**有机的构成**”。因此，从到这里为止的论述底旨趣上来讲，如其现实上，如马克思到这里为止常常前提了的那么，商品，“**照其价值那么**”，又与体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成比例而交换，那末，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场合，各生产部门，可以表示各种不同的利润率，而且应该表示。

如此，马克思便碰到了他之理论底那有名的大暗礁。能够避开这个暗礁而航行否，这是成了最近十年间马克思文献底最重大的论争点的。大小即令相等，而异其有机的构成的资本，可以表示不同的利润：他底理论，如此要求。但现实的世界，却很明瞭地表示，为下面那么的法则支配着：大小相等的资本，其有机的构成即令不同，却毫不相关，得到相等的利润。我们使马克思以他自己底话来确认这难关吧。

“**总之，我们所论证的，如下面那么。——相应着诸资本底有机的构成底不等，又就前面所述的限界内来讲，相应着诸资本底回转期间底不等，在不同的产业诸部门中，遂发生了不等的利润率。利润，与各资本底大小成比例，同样大小的资本，在同一的期间，产生同样大小的利润这个法则（作为一般的倾向的），如其剩余价值率相等，那末，只有对于有机的构成相等的诸资本——假定各各底回转期间也相等——是适当的。以上展开的事情，在商品照价值贩卖这个迄今成为本书底展开底【二四】基础的前提下通用。在别一方面，不同的产业诸部门底各平均利润率间底不等，假定对于非本质的，偶然的，相互抵销诸差别置之不问，那末，在现实上，是不存在的东西。而且不整饰资本制生产底全制度，是不能存**

在的：这是毫无疑义的事。于是价值学说在这一点上与现实底运行，与生产上的事实的诸现象，好似难于两立的，如此，我们要理解这些现象，也好似不能不断绝念头了”（三卷一百三十一页——一百三十二页）。

那末，马克思自己，如何解决这个难关吧？

这是将马克思迄今常常从这里发脚的前提，即商品照其价值贩卖这个前提，牺牲了。马克思，现在简单地将这个前提放弃了。这个放弃，对于马克思的体系，是一种什么意义呢？关于这一点的批判，不能不稍稍让到后面去。暂时，我试继续马克思底思想行程概说。而且藉马克思自己，成为他底说明底基础的，表式的例，来说明吧。

在这个例中，比较那投下资本底有机的构成各不相同的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面。在这个场合，最初的时候，还守着商品照其价值贩卖这个迄今的前提。为了明瞭那表示这个假定底结果的下列的表，还得注意下列的事。就是：C 是代表不变资本，V 是代表可变资本；及在这个例上，我们（和马克思【二五】一样）为要忠实于现实生活底事实上的差异，假定使用的不变资本，异其“消耗”底速度，因而只有不变资本底一部分。当然要随着生产部门底不同而异其大小的部分，是年年消耗的。至于生产物底价值中，当然也只加入那不变资本已消耗的部分，即“被消费了的 C”。一方面，在计算利润率的场合，考察全体的“被使用的 C”。

资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利润率	被消费了的 C	商品价值
I 80c + 20v	100%	20	20%	50	90
II 70c + 30v	100%	30	30%	51	111
III 60c + 40v	100%	40	40%	51	131
IV 85c + 15v	100%	15	15%	40	70
V 95c + 5v	100%	5	5%	10	20

上表，对于行着均等的劳动榨取之诸不同生产部门，随着其资本底有机构成底不同表示着非常不同的利润率。但从别的见地，也可以考察同一的事实及材料。

“投入这五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底总额为 500，被生产的剩余价值底总额为 110，被生产商品底总额价值为 610。现在，把这个 500 看作单一的资本；和自 I 到 V 的各资本，看做不同的诸部分（在一个木棉工厂中，投入其不同的诸部【二六】门的梳刷室、预纺室、纺线室、织布室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底比例不同，在这样的场合，对全工厂底平均比例是被计算了），由之我们把这 500 的资本底平均构成为 390C+110V 或且其百分率底构成为 78C+22V。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吧 100



的各个资本，看作不外于总资本底五分之一，那末，它的平均组成，便是  $78C+22V$ 。而且在每 100 中，均产生 22 的平均剩余价值。由之，平均利润率，是 22%。”（三卷一百三十三页——一百三十四页）。那末，这五部分资本底各个的资本，为实际上得到这均等的利润率，各个商品，不能不以任何的价格贩卖吗？下列的表，表示这一点。在这个表中，作为中间项目，插进了“费用价格”的一项。马克思把费用价格解释为代偿在资本家底手中，被消费了的生产手段底价格与被使用了的劳动力底价格，绝不包含剩余价值或利润，因而等于  $V$  与被消耗了的  $C$  之和的商品底价值部分。

资 本	剩余价值	被消费 了的 C	价 值	费用价格	利润率	价格对价 值的偏差
			商 品			
I $80c + 20v$	20	50	90	70	22%	+2
II $70c + 30v$	30	51	111	81	22%	-8
III $60c + 40v$	40	51	131	91	22%	-18
IV $85c + 15v$	15	40	70	55	22%	+7
V $95c + 5v$	5	10	20	15	22%	+17

【二七】马克思对于这个表底结果，加以注释说：“总括起来说，商品是以在它的价值以上之  $2+7+17=26$  去贩卖，和以在它的价值以下  $8+18=26$  贩卖，所以，价格对于价值的偏差，由于剩余价值均等的分配，并且由于附加自 I 到 V 各商品费用价格所投入资本 100 之 22 的平均利润可以相互均衡。在同样比例中一部分商品在其价值以上去贩卖，另一部分商品则在其价值以下去贩卖。只有诸商品的出卖价格，可使自 I 到 V 的各资本底利润率均为 22% 时，对于这些资本之有机构成的差异方无关系。”（一卷一百三十五页）。

据马克思更进一步所说的，一切这些事情，不单是假说的假定，而是完全的事实。使惹起这个的动因，是竞争。不消说，作为投入于不同的生产诸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结果，“在不同的生产诸部门中实行的利润率，本来很不相同”。但是，“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用竞争的手段，均等化为平均的利润率，它是所有特殊利润率的平均数。便根据这个平均利润率，分摊于任何的资本，不问其有机的构成如何之利润，叫做平均利润。任何商品底价格，等于它的费用价格加上所投于生产中总资本之平均利润，（这些资本不仅已消费的），而生产则比例于回转上的诸条件，则叫做商品底生产价格。”（三卷一百三十六页）。这生产价格，在事实上，与亚当·斯密（Adam Smith）底自然价格（Natural【二八】 price）李嘉图（Ricardo）

底生产价格（Price of production）重农学派底必要价格（Prix necessaire）是同一个东西（三卷一百七十八页）。各个的商品底事实上的交换比例，早不由这些价值来决定而由其生产价格来决定。或者，以马克思所喜欢的说法来讲的话，是“**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例如三卷一百七十六页）。价值与生产价格，在由于有机的构成偶然地正好等于社会的全资本底平均构成似的资本底助力而生产的商品的场合，只是例外地，或偶然地相一致。在其他的场合，一切价值与生产价格，必然地又原则地相乖离。这是在下面那么的意义上的。我们依据马克思，“**比诸社会的平均资本，所含不变资本的百分率较大，可变资本的百分率较小的诸资本，叫做高度构成的资本。反之，比诸社会的平均资本，不变部分相对地较小，可变部分占有较大的范围的诸资本**”叫做“**低度构成的资本**”。如此的时候，在由于比诸平均的构成为“**高度**”的构成的资本底助力而生产的一切商品，生产价格在其价值以上，在于这相反的场合，在价值以下。换句话讲，第一类的商品，必然地又规则地在其价值以上地贩卖；第二类的商品，在其价值以下地贩卖（三卷一百四十二页以下，及其他许多场所）。

最后，对于全社会中被生产、被获得的剩余价值，个个的资本家底关系，被下面那么地说明。“**【二九】当在不同生产诸部门中的资本家，在贩卖他们的商品时，收回那消费在这些商品底生产中的资本价值的时候，他们不能保证由自己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及由之而来的利润，他们所保证的只是，由一切生产诸部门社会资本，在一定期间内所生产之社会的总剩余价值或社会的总利润中，对总社会资本的每个可除部分，应分派之许多剩余价值和利润。不问有机构成如何，任何投放资本之每 100 的部分，在一年或其他期间内，所分得的利润，就等于在同期间内总社会资本每 100 应分的利润。单就利润来讲，各种各式的资本家，在这个场合，只是一股份公司之股东。在股份公司中，利润底分配，对于每 100 资本的分配是均等的；因此，从不同的资本家来看，所得利润的差异只依据于投入社会企业中各个资本的数量，只依据于他们投入总社会生产的数额，只依据于他们股券的多寡**”（三卷一百三十六——一百三十七页），总利润与总剩余价值，是同一的大小的（三卷一百五十一页，一百五十三页）。所谓平均利润，“**只能是对于各生产部门底资本量，比例于各个大小而分配之剩余价值的总量。**”（三卷一百五十三页）

从这一点产生的一个结论是，每个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全然不是单由那个资本家自身，所雇佣之劳动产生的（三卷一百四十九页）；常常大部分，有的时候，例如在商人资本中（三卷二百【三〇】六十页）全部是由该资本家全然没有关系的劳动



者产生的。马克思，最后，还发见另一个应该提起应该解答的问题。他把这个问题，看作“真正困难的问题”。这便是“使所获得的利润如何向着一般的利润率的均衡化，可见到它明明是结果，而不能是出发点”的问题（三卷一百五十三页）。

他先展开着下面那么的见解，就是，在资本家的生产方法还不曾到支配的地位，因而劳动者自身，所有着必要的生活手段的社会状态中，商品，在实际上，依据其具体化的价值而交换，因而，利润率没有被均等化。劳动者在这个场合，也依然能够获得那对于相等的劳动时间的相等的剩余价值，即超过他们底必须的欲望的相等的价值，而且能够自己保持他。所以，存于现实上的利润中底差异，“正与现在，在工资劳动者，向他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在如何的利润率中表现出来，是无论怎样都行的事情一样，是无论怎样都行的事情吧。”（三卷一百五十页）。但是，生产手段从属于劳动者这种的状态，是历史地先行的，又不论在古代在近代，例如，在所有着土地的自耕农及手工业者是看得到的，因为这个缘故，马克思以为，“商品底价值，不但在理论上，就是在历史上，看作先行于生产价格的东西，很是适切。”（三卷一百五十六页）。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优势的社会，价值之向着生产价格的这个转化，及与这相关联的【三一】利润率底平均化，当然在进行。关于这个平均化底过程底原动诸力，及其作用底方法，马克思是研究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底形成，尤其是显现于市场中的诸商品底不同的诸部分，在异其优劣的生产诸条件之下生产的场合底这个的，长长的准备的论述之后，以下面那么的话，明瞭简洁地说述。“商品……如其照价值……贩卖……便产生很不相同的利润率……而资本，退出那利润率低的部门，向着较高的利润的部门移动。由于如此的不断的出入移动，用一句话来讲，由于向着利润率准据着在这里增进在那边低落而进行的不同的生产部门间的资本分配，使这些部门中的平均利润归于均等，因此，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那么的需要供给底比例便发生了<sup>8</sup>”（三卷一百七十五页——一百七十六页）。【三二】

---

<sup>8</sup> 松巴脱（Werner Sombart）也在那在他底最近社会立法说（*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Bd.VII, Heft 4.S.555 ff.）上执笔的，说明马克思体系的最后的卷帙的模范的明快的又包括的一文中，对本文中引用的章句，看作包含对于提到了的问题的真实的解答的东西（前书五百六十四页）。我们对于这有含蓄的卓拔的论文，今后也将常常非当作问题不可吧，虽则当然我并不会说对于这批评的诸结论底任何一点都表示赞意。

### 第三章 矛盾的问题

著者，对于那关于平均利润率与马克思底价值法则能够调和与否的问题，前面揭橥的文献，尚未存在的好多年前，已经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用下面那么的话表明了。“生产物，或者现实地，永续地，比例于附与在这上面的劳动而交换，或者，实现资本利润底水淮化，居两者中之一。如其是前者，那末，资本利润的水淮便不实现；又如其是后者，那末，生产物，比例于附与在这上面的劳动而继续地交换，便不可能了。”<sup>9</sup>

这两个前提在事实上不能调和的事，在马克思派的阵营中，几年前，才由休密特（Conrad【三三】Schmidt）承认了。<sup>10</sup>

现在，我们着手大思想家本人底可信凭的确证，他完全地明白地说，均等的利润率，只有由于以一部底商品在其价值以上的，又别一部的商品在其价值以下的，就是离开了那体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底比例而交换那么的价格，来贩卖商品，才属可能。关于他以为上述的不能调和的两命题底哪一者是适应于现实的，他也没有给我们留下疑问的余地。他以值得感谢的明瞭及率直，说述这是资本利润底水淮化。他毫不踌躇，同样明瞭率直地说，在事实上，个个的商品，并不是比例于附与在这上面的劳动而相互交换的，是以资本利润底水淮化所要求的，离开这一点的比例而交换的。

这第三卷底理论，对于那有名的第一卷底价值法则，是站在如何的关系上的？这包含着以那么的期待在等候着的“外表上的”矛盾底解决吗？这包含着“平均利润率如何地不但不违背价值法则，实在能够站在其基础上而形成的，而且不能不形成的”这回事底证明吗？或者，这实在并不是包【三四】含，和这正相反的即不能调和的现实底矛盾底确证，及相等的利润率只有在所谓价值法则并不妥当的场合，又只有因此方能形成的，这回事底证明的吗？

我以为：要是公平冷静地观察的人，不能长久地迷于这个决定。在第一卷上，极端地强调地说，一切价值，置基础于劳动上，又只有置基础于劳动上；商品底价值底比例，等于其生产上的必要的劳动时间底比例。这些命题，是直接地又专

<sup>9</sup> *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ginsltheorien*, S. 363.

<sup>10</sup> 见他底著作 *Die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uf Grundlage des Marxschen Wertgesetzes*, Stuttgart, 1889 尤其是第十三章。还希望参照我对于这著作的批评（*Tubinger 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n Staatswissenschaften*, 1890, S. 590 ff.）



一地，这是从“**内在**”于那边的商品底交换关系上演绎的，蒸馏的。他教导我们，“**为探索那隐藏在那边的价值，从交换价值，交换关系出发**”（一卷二十三页）。他为我们说明，价值，作为“**表示在商品底交换关系中**”的共通物（一卷十三页）。在交换上将商品置于等位的事，是“**同一的太小的某共通的东西**”存在于这些商品中，两者都“**不能不是能够還元**”为这个的“**东西**”的意思。他以不可争的，不许任何的例外的推论的形式与强调来说述（一卷十一页）。因而，如其蔑视一时的偶然的乖离，——但这些乖离，“**作为商品交换底法则底侵害而显现**”（一卷一百一十二页）。——那末，非永续地，原则地，体化相等的劳动的商品，相互地交换不可。但现在在第三卷，却简单明瞭地说，依据第一卷底理论，非如此不可的东西，却并不如此，而且不能如此；换句话讲，个个的商品，非以与被体化的劳动底比例不同的比例来相互交换不可，而且这不是偶然的或一时的，而是必然【三五】的，永续的！

我在这里，不能不承认与矛盾底说明不调和的，赤裸裸的矛盾本身。马克思底第三卷否认了第一卷。平均利润率及生产价格论，与价值论不调和。我相信这是任何论理的思考的人都不能不感到的印象吧。这个印象，又几乎一般地发生的東西似的。洛利亚（A. Loria）以富于有生彩的比喻的表现方法说，马克思以为不能不下“以神秘化代替给与解决”的“虽则冷酷然而正当判断”。他在第三卷底公刊中，认识了马克思学说底“俄罗斯远征”，“完全的理论的破产”，“科学的自杀”，“他自身底学说底最明白的废弃”，又“被嫌恶的经济学者们底向着最正统派的理论的完全的从属”。<sup>11</sup>

不但如此，就是与马克思学说站在非常接近的立场的松巴脱这种人，也毫不犹豫地说，第三卷可以使大多数的读者发生的最盖然性多的结果，是他们“一般地把头横着在摇动”。他说，“许多读者对于这里所给与的‘平均利润率的谜’底‘解决’，并不全然认为‘解决’吧。他们是以为连系是【三六】被切断了，并不是解开了吧。因为现在，突然从舞台底底下，出现了‘全然平凡的’生产费说，这正是放弃那有名的价值论的意思。如其是因为要说明利润，而结局归于生产费的，那末，价值及剩余价值的理论底啰嗦的论述底全体，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sup>12</sup>

当然，松巴脱，在他自己，保留着别的一种见解。就是，他企图独特的救济

<sup>11</sup> L'opera postuma di Carlo Marx, Nuova Antologia vom 1. Februar 1895, S. 20.

<sup>12</sup> Zar Kritik des Okonomischen systems von Karl Marx in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Bd. VII, Heft 4, S. 571 f.

底试验，但在其试验中，可以救济的东西，许多被放弃了；所以，我们以为，由于这个试验，松巴脱，在关系着这个问题的人们中，能够受到谁底感谢否？很属疑问。我关于无论怎样做都有兴味的，而且教训很多的这个救济的试验，想更详细地考察一下。但是，我们还没有展开到如此做的地步。先行于死后的拥护者，我们还非听听大思想家本人所讲的不可。当然，对于如此的重大的事件，要给与十分的注意与苦心。

对于马克思所给与的“解决”，将发生说这不是任何的“解决”，却是他底价值法则底放弃的非难，这是马克思自己不能不预想的，这是当然的事。在马克思底著作中，形式上虽则看不到而实质上却被看到的预想的自己辩护，明明是起因于如此的预想的。就是，马克思说，虽则交换关系由与【三七】价值相乖离的生产价格在直接支配，但万事还是在价值法则的范围内动着，又这个法则，至少，在“**究极的方面**”，还支配着价格。他不怠慢地把明瞭的主张，在许多的场所插入。他从事用种种的说明和描述，使肯定这个见解。这些说明和描述，并没具有统一的特征。马克思，反于他底通常的习惯，关于这个问题，不实行的确的系统的证明，只是将种种的性质底证明根据，或包含被解为这个说明的多数的附随的记述，在这里那里排列着。依据如此的状态，马克思自己，置重这些证明根据底那一点，又如何考虑这些种种的证明根据底互相关系，也不能判断。这不问他如何，为要忠实于大思想家本人与我们底批评的课题，我们非常常对于这些证明理由底全部，加以最绵密的注意与公平的评价不可。

走进考察中来的诸纪述，这综合起来，我们以为包含着，为要证明那价值法则全部或者到某程度为止有着永续的妥当性的，下列的四个论证。

### 第一论证

假令个个的商品相互地在其价值以上或其价值以下地贩卖，这些的对立的乖离，也被相互地消除。因而，看作一切生产部门底总和——在社会本身，依然，被生产的诸商品底生产价格底总和等【三八】于其价值底总和（三卷一百三十八页）。

### 第二论证

价值法则，通过对生产为必要的劳动时间底减少或增加，使生产价格增高或减低，支配着价格底运动（三卷一百五十八页）。

### 第三论证

依据马克思所主张的，价值法则，在价值底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还没进行的一定的“**原始的**”阶段上，以完全的威力，支配商品交换。



## 第四论证

在复杂的国民经济上，由价值法则决定的商品底总价值，规制着总剩余价值；后者，因为又规制着平均利润率，所以价值法则，至少，间接地，又“终审地”“调制着”生产价格（三卷一百五十九页）。

我们试就这些论证，各别地吟味其实质。【三九】

## 第一论证

个个的商品，依据当生产他的时候的平均数以上的或以下的不变资本的协力，相互地在其价值以上或其价值以下地交换：这是马克思承认的。但是重要点，在于这些取反对的方向的个别的诸乖离，总是相互消除，整饰，其结果，被支付的一切价格底总和，也正确的与一切价值底总和相一致这一点。“以与商品底一部分在其价值以上地贩卖的同一的比例，商品底别的一部分，在价值以下地贩卖”（三卷一百三十五页）。“因此，自 I 到 V（在马克思用的表式的例中）的诸商品底总价格，将等于这些商品底总价值吧。……总之，这总价格，实际上，是以货币表现自 I 到 V 的诸商品所包含的过去的劳动及新附加的劳动底总量的。如此看作一切生产部门底总和——在社会本身上，被生产的诸商品底生产价格底总和，等于价值底总和”（三卷一百三十八页）。结局，从这件事情上，至少，对于一切商品底总和乃至作为全体的社会，引申了价值法则表示着妥当性这论证（多多少少，明明白白地）。“但是，这件事情，常常由于或种商品的剩余价值过多，由于别种商品的剩余价值过少，因而，发生了商品中之生产价格对价值的偏差互相消除。总之，在资本制生产的全体上，一般的法则，常常只是【四〇】极错综的而且近似的方法，只是作为永久的诸变动底绝不能确定的平均，作为支配的倾向贯彻自己”（三卷一百四十页）。

如此的论证，在马克思文献中，不是新的东西。几年前，在与这类似的条件之下，这由休密特非常强有力地，以恐怕比诸由马克思自己主张的场合更大的而更原理的明瞭性，在主张者。休密特也在作平均利润中的谜底解决的试验上，虽则基于与马克思不同的中间理由，但是，达到了个个的商品，比例于附与在这上面的劳动是不能交换的结论。他也不得不提出了下面的问题：马克思价值法则底妥当性，面敌了这个事实，还能成为问题吗，又如其能够成为问题，那末这是如

何做的？他正基于前述的论证，支持着对于这个的肯定的见解。<sup>13</sup>

这个论证，是全然失败的；我以为。我当时对于休密特，在某论据之下，说述过这件事。现在，对于马克思自身的场合，也并不感到有变更那个论据底一个字的必要。因此，我对照原来的文字，来反复那个论据便满足了。我对于休密特，质问说，在如此的事实上的让步之后，那有名的价值法则到底余留了点什么？接着，下面那么论述。【四一】

“余留的一点也没有这回事，那价值法则，虽则如此，却为了要证明妥当而费的著作底努力，是最好地表示这一点。就是，他在承认了事实上商品的价格与其价值相乖离之后，却说，这个乖离是单与个个的商品所获得的价格相关系的，反之，如其考察的一切的个别的商品底总和，即年年的国民生产物，那末这个乖离便消灭了，对于作为全体的国民总生产物支付的总价格，当然，与实际地在其中结晶了的价值总和，完全一致（五十一页）。適切地说明如此的主张底意义，我虽则不知道能够做到否，但是至少，想给与关于这个意义的示唆。

“那末，价值法则底任务是什么？仍旧不外于阐明在现金中被认识的财货的交换关系。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在交换上，例如，一件衣服有二十五埃兰的麻的价值？又为什么十磅茶有二分之一吨铁的价值？马克思自身也如此解释价值法则底任务。但是交换关系底成为问题的，明明只是种种的个个的商品相互间的场合。如其总括地考察一切的商品，合计其价格，那末，必然地又故意地滑过了存立在这些的全体底内部的关系。在内部的相对的价格底差异，在总和上，当然相互地消灭。例如，假定茶比诸铁，有较大的价值，相应地，铁对于茶，价值为小；反之，也是一样。不论怎样，在我们请问国民经济中的财货底交换关系的场合，以一切的财货为作为总体而获得的价格总和来回答，这并不是【四二】对于我们底质问的任何的解答。这恰和在请问赛跑底胜利者，绕赛跑场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比对手少几分或几秒的场合，回答以全体赛跑者要二十五分五十三秒一样。

“事态，成了下面那样。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价值的问题，先以商品比例于体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而交换的价值法则来回答。其次，——比喻地或者率直地——对于个个的商品底交换领域（虽则正在这个领域中，这个问题有着一种的意义），撤回了这个回答。在完全的纯粹性上，只有对于作为全体的国民总生产物，——就是，对于那个问题在这里，作为失却了问题底对象的东西，全然不能提起的领域——支持着这个。于是，作为对于价值论底本来的问题的解答，价值法则，

---

<sup>13</sup> 请参照上列书，尤其是第十三章。



明明由于事实被咎其虚构。在不被咎其虚构的唯一的适用上，价值法则并不是对于本来要求解答的问题的任何的解答，只能成为高高地转向任何别的问题的解答。

“但这个，甚至于转向别的问题的解答也不是。这全然不是任何的解答，只是同义异语。如一切经济学者所能知道的，如其注意到货币交易的隐蔽的形式底背后，那末，商品，结局，再被与商品交换。显现在交换中的各商品，同时是商品，也又是对于这个的报债的价格。商品底总和，因而与支付给他的价格底总和相等。换句话讲，作为全体的国民总生产物底价格，不外于其国民生产物本身。在如此【四三】的状态之下，为作为全体的国民总生产物支付的价格总和，与结晶在其中的价值乃至劳动底总和，完全一致：这当然，完全正当的。但如此的同义异语的主张，没有任何现实的认识底向上的意义；尤其是这作为对于财货比例于体化于其中的劳动而交换的价值法则的正当性的吟味，不是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其用用如此的方法，一切任意的别的‘法则’，例如，财货依准其比重而交换这种‘法则’，也同样正当地——与其如此说，实是同样地错误——能够证明的。因为一磅的金，作为个别的商品，不消说，不能与一磅的铁交换，而被与四万磅的铁相交换，对于将一磅的金和四万磅的铁合并的东西所支付的价格总和，比诸四万磅的铁与一磅的金，是既不多也不少的。因而价格总和底总重量，——四万零一磅——全然精确地与被体化在商品总和中的同样四万零一磅的总重量相一致。因而，重量成了规制财货底交换比例的真实尺度？！”

关于以上的批评，这在对马克思自己的现在的场合，也没有作任何缓和的必要；而且，当拿出这里成为批判底对象的论据来的时候，除了犯着休密特不曾犯的特别的错误之外，应该无须在这里再添加别的东西。所谓特别的错误，便是马克思在正好在上面引用的第三卷一百四十页中的场所，将他底价值法则，即令在个个的场合并不依从其法则，但也可以说是有着某种的现实的支配力的【四四】这个思考，试着由于论述这个法则底作用样式的概说的文章，来承认。就是他就“生产价格底对价值的乖离，相互消灭”说述了之后，加以“总之，在资本制生产全体上，一般地法则，常常只是极错综的而且近似的方法，只是作永久的诸变动底绝不能确定的平均作为支配的倾向，贯彻自己”的说述。

马克思在这里，混同着非常不同的两个事物。就是诸变动底平均与永续的原则的有差异的诸量间的平均。在一般的法则中，作为由不绝的变动而产生的结果的平均，只有由于其法则所主张的规准相一致的方法，贯彻自己的东西，非常多的存在着：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当然完全正确。不论怎样的经济学者，都知道这

样的经济法则，例如，价格与生产费用一致，不同的雇佣诸部门中的工资额或不同的生产诸部门中的资本利润，如其将这些差异底特殊理由置诸度外，那末有在等一的水准上被决定的倾向，这的法则。

又对于这些法则，虽则非常精密地相一致的场合恐怕一个也没有，但不论怎样的经济学者，都进而承认这些法则为“法则”。因此在如此地单单指示平均地又作为全体而显现的作用样式，存在着非常的魔力的契机。【四五】

但马克思利用如此的魔力的指示的场合，全异其性质。就是，在与价值相乖离的生产价格的场合，不是变动成为问题，是必然的又永续的变动的乖离成为问题。由体化等量的劳动而异其有机的构成的资本而生产的 A、B 的两商品，都并不以一个同一事物平均，例如五十弗洛林为中心而变动，却各自永久地采取不同的价格水准。例如，需要付息的不变资本只很微小地协力的商品 A，采取四十弗洛林的水准；又有对许多额的不变资本付息的必要的商品 B，采取六十弗洛林的水准：——承认着由这些乖离的水准上来的变动。如其单只由同一水准上来的变动成为问题，例如，某时商品 A 为四十八弗洛林，商品 B 为五十二弗洛林，又某时反而商品 A 为五十二弗洛林，商品 B 仅四十八弗洛林，那末，在这个场合，当然在平均上，两商品底价格可以说相等吧。又如，其如此的状态能够一般地承认，那末，即令发生了变动，等量的劳动之被体化了的的商品，可以在如此的状态中承认以平等的比率而相互交换的“法则”的证据吧。

但在体化了等量的劳动的二商品中，一个是永续地规则地保持着四十弗洛林的价格，别一个同样永续地规则地保持着六十弗洛林的价格的场合，当然，在这个场合，数学者在这种不同的大小之间，也能够算出五十弗洛林的平均来，但，如此的平均，是有全然不同的意义的，或者更正当当地来讲，【四六】对于我们底法则，全然没有任何的意义。数学的平均，不论什么时候，即令在差异极端地大的时候，也能够算出来，又一旦算了出来，由于其平均的对立的诸乖离，从其大小上，常“相互抵消”。就是，一个量，照其超过平均的大小，别的量正必然地不能不止于其平均以下！以玩弄“平均”及“被抵消的乖离”这样的游戏，在劳动费用相等而异其资本构成的二商品之间，存续着必然的而且永续的价格底差异这事实，改换那将它看作那被僭移的价值法则底否定的解释，而解释为其法则底确证，是不可能的。这件事情，怕与没有想以如此的方法，来证明一切种类的（包括浮游及象）动物有相等的寿命的命题的人，而且也没有如此的理由相同。因为不消说，象平均有百年的生命，蜉蝣只二三日的生命。但即令如此的大小之间，



当然也能够算出五十年的共通的平均。就是，象较久地生存，而蜉蝣底生命正照这个大小地较暂。由于平均的乖离，“因而相互抵消”，作为全体，又在平均上，仍旧是一切种类的动物有着相等的寿命的法则嵌进去！

试进转到下面的问题上去。

## 第二论证【四七】

马克思在第三卷底种种的处所，为了价值法则，主张这是“支配价格底运动”的；而且，如其别的条件不变，那末，商品底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其减少，价格便低落，必要的劳动时间如其增加，价格便腾贵，这个事实便是这个支配底遂行底证明。<sup>14</sup>

这个结论，也是马克思自己如何地不注意到它呀，是基于不得不惊讶那么过甚的思考底错误的。就是，在其他的条件不变更的场合，随应着劳动支付底大小，价格因而涨跌，这在说劳动是价格底一个的决定原因之外，便什么都不能证明。因而，这件事所证明的，是万人一样地承认的事实，不是马克思底特别的见解，是正统派及“俗流经济学者”全然同样地被承认、被教导的。但马克思，由于他底价值法则，主张要多得多的事情。他主张，劳动支付（如其将需要供给底偶然的暂时的变更抛开）是规则商品底交换关系的唯一的条件。价格底（永续的）变动，在劳动时间底大小底变动之外，由于任何的原因，都不能惹起；又在不能被媒介的场合，这个法则才支配价格的运动，这明明白白是可以说的事。但马克思，全然没有主张这件事情，而且不能主张。因为，例如，即令在劳动支付不变更的场合，作为生产行程底短缩及其他底结果，资本底有机构成有了变化，这个时候，也便发生价格底变动，【四八】这时包含在他自己底学说底结论之中的。因而，作为有与马克思所采用的命题全然同一的资格的，即令使下面那么的命题并立，也不是问题。就是，如果其他的条件不变更，价格便随应资本投下底期间底伸缩而涨跌的命题。但与以这后面的命题，不能证明资本投下的期间是支配交换关系的唯一的条件全然一样，正相反，在劳动支付底大小底变化，在价格底变动上留下痕迹的事情之中，也不能承认只有劳动是支配交换关系的那个被僭称的法则底确证。

---

<sup>14</sup> 三卷，一百五十六页。在上面引用三卷一百五十八页上，也全然说述同样的事。

### 第三论证

马克思并没有明瞭地展开这个论证。对于这一层的材料，织入于以“**利润率底向一般的利润率的均衡化，如何能够实现**”的那个“**真正困难的问题**”底阐明为目的的论述之中（三卷一百五十三页以下）。

这个论证底核心，用下面那么的方法的时候，能够最简单地摘出来。马克思主张，……而且不能不如此主张：“**在利润率之间，原本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三卷一百三十六页），而且，其向一般的利润率的均衡化，原本“**是结果，不能是出发点**”（三卷一百五十三页）。更进一步，包含着下面的主张：这些【四九】命题，引导到利润率底均衡化，“**价值底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还未遂行，因而，还存在着那站在价值法则底完全的文字那么的支配之下的，一种的“**原始的**”状态。就是，他主张，这个法则，是有完全地服从它的妥当领域的。

这是如何的领域呢？又，马克思在这些领域上，对于交换关系在现实上只由体化于商品中的劳动来规定，给与如何的证明？现在，试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

依据马克思，利润率底均衡化，被结合于两个前提中。就是，第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支配（三卷一百五十四页）；第二，竞争有效地发挥其均衡化的作用（三卷一百三十六、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九、一百七十五—一六页）。因此，我们在论理上，不能不将进行着价值法则底纯粹的支配的“**原始的状态**”，求诸于这两个前提中的前者或后者缺乏的地方（在两者同时缺乏的场合，这是不消说了）。

关于第一的场合，马克思自己详细地论述过。他详细地记述资本主义的生产没有实现，“**生产手段属于劳动者**”的社会中的现象；他指示，在这个阶段上，商品底价格，事实上，专为其价值所支配。关于在如此的记述中，到如何的程度为止，有主张证明力的资格，这为要使读者能下公平的判断，不能不引用其全文。

#### 【五〇】

“**当我们照下面方法来考察时，问题底要点，便变为极其显明了：现在，容我们假定劳动者本身都拥有各别的生产手段，并相互交换他们的商品。在这样情况中，这些商品，便不是资本底生产物了。各类劳动的工具和原料的价值，依据被供用于不同诸生产部门之劳动的技术性质，而有差别。更有进者，把他们所运用之生产工具不等价值的问题，置而不顾，则依据生产某种商品，是以一小时完成，而别种商品底完成却需要一日等等的差异，对于特定的劳动量，却需不同的**



生产工具量再容我们假定些劳动者的劳动，却是一种平均的相等的时间，则允许不同劳动的强度，而有不等的报酬。在如此的场合，两个劳动者，从他们一天的劳动中所生出来的商品，首先是酬偿他们自己底投资，也就等于由他们劳动所消费生产工具底费用价格。这个费用价格，将依据他们底劳动部门底技术的性质底如何，而各色各样地不同吧。其次，他们，都将造出等量的新价值，也就是他们附加于生产工具上的劳动日。这个新价值，包含他们底工资与剩余价值之和。所以，这个剩余价值，是代表那超过他们底必需的诸欲望的剩余劳动；这个剩余劳动的生产物，也属于他们自己，如果我们用资本主义的名词来讲，我们便要说，他们都受同一的工资加同一的利润；又，例如，受十小时的一劳动日底生产物中所显现的同样价值。但是第一，他们商品底价值，应该不同。例如，I 的商品，比诸 II 的商品，应该对于所消费【五一】之生产工具的每部分，都含有较多的价值。再之，当发生所有可能的差异中我们现在可正确地假定 I 商品吸收了更多的活劳动，由之，他们的生产比 II 的商品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所以我们可重复地说 I 和 X 商品的价值，显然地大相悬殊。因此，他们商品价值的总和，可代表在特定时间中 I 和 II 劳动者所花费劳动的生产物。如其在这个场合，将剩余价值对于投下生产工具底总价值的比例，叫作利润率，那末，利润率，I 和 II，也将成为极不相同的吧。在生产底继续中，由 I 与 II 每日消费的生活资料，可代表工资，在别场合，将成为我们名之为可变资本的所投入资本的部分吧。但是，因为劳动时间是相等的，所以剩余价值不论在 I 和 II，将同一的吧。更正确地来讲，I 与 II，因为都是受一劳动日底生产物底价值的，所以，前此投入‘不变’资本底价值，他们各自受等量的价值。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当生产的时候，作为代置那被消费了的生产资料底价值的东西，又残余的部分，便是那剩余价值。如果 I 的劳动者费用较大，这可由代置那‘不变’部分的商品底较大的价值部分来收回。因此，他不能不把自己底生产物底总价值中较大的一部，再转变为这不变部分底物质诸要素；但关于这一点，如 II 的劳动者容纳较小，那末，它底不能再转化为不变诸要素的部分，也将相应地较小了吧。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所谓利润率底差异，无论如何，可以无需顾及，这恰如今日的工资劳动者对【五二】于利润率可表现被榨取的若干剩余价值量，可不过问的情形一样；又如在国际贸易上，在诸国民间利润率底差异，对于他们底商品交换，无论如何，是无关重要的。”（三卷一百五十四——一百五十五页）。

到这里，马克思从那使用 Seien（将如此吧）及 Waren（将如此吧）的言词

的“假定”的场合的假说的论调，突然移到完全积极的论断中。“所以，诸商品照其价值去交换，并且约以其价值去交换，比以生产价格来交换要低得多。……”

“因此，商品底价值不只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都是超越过生产价格，这就生产手段属于劳动者底所有的场合底诸状态，是可以讲的，如此的状态，不问在古代世界中与在近代世界中，在所有着土地的自耕农及手工业者之间，可以看到”（三卷一百五十五页，一百五十六页）。

我们对于这些的议论，将以为是什么呢？

读者，第一，希望容纳及确认下面的事情。就是，以“假定”论调来论列的部分，如其万事都依照马克思底价值法则而进行，那末，关于在那原始的社会状态中，交换交易不能不取如何的状态这回事，虽包含着非常首尾一贯的记述，但关于在一定的 premise 之下，万事非如此进行不可这回事，既没有确实的证明，而且甚至于并不包含证明底试验。【五三】

马克思，讲述，“假定”和主张；但是，为了证明的话，却一句也没有。因而，马克思基于这记述，有如他已经好好地遂行了现实的论证过程，便说，“所以 (Also)”把价值历史的地看作先行于生产价格是全然适切的，作为不容疑的归结而宣言，这是不能说是素朴的大胆的飞跃。马克思由于他底“假定”证明过否历史上存在着如此的状态，这在事实上，不成为问题。他单只基于他底理论，把这作为一个假说而要请。关于这个假说可凭信否，而有下列根据的判断：这当然，不能不是我们底自由。

但事实上，存在着使怀疑其确实性的最重大的内部的及外部的困难。就是，其假说，在内部的有如不能有的；又，在这个场合，能够成为问题的经验的吟味底结果，对于这个假设也是不利的。

这在内部的，有如完全不能有的。这是说，在这假说中，对于生产者，受取他们底工作底报偿的时候，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好的事情，是必要的。——单但这在经济上，又在心理上，是不可能的。将马克思自己使用的例子，系用数字来表现，来阐明。马克思比较两个劳动者 I 及 II。劳动者 I，代表那技术上比较地高度的，而且以价值大的准备的生产手段（即原料、工具、辅助材料）为必要一生产部门。为要数字地表示这个例子，假定准备的生产手段底生产以五年为必要，别一方面将这来做成那完成生产物，在第六年出卖。再假定，劳动者 I 对于两种的劳动，即准备的生产手段底生产及完成生产物底成【五四】就，都由自己一手进行的。——的确，这个假定，不反于想记述非常幼稚的原始的状态的马克思底假



说底精神。在如此的条件之下，劳动者 I 的生产物，明明由完成生产者脱卖，——这个脱卖，在第六年底年末以前，不能实现——受取那对于第一年的准备劳动的报偿的。换句话讲，他不能不对于第一年的劳动底报偿等待五年，对于第二年的劳动底报偿等待四年，对于第三年的劳动底报偿等待三年，就是，六劳动年全体平均起来，不能不在实行了劳动后的三年间，等待其报偿。反之，代表那以比较地少的准备的生产手段为必要的一生产部门的劳动者 II，将仅以一个月的期间，完成一切的准备的劳动及完成劳动，所以对于这的报偿，也将与完成其劳动之后，从其生产物所得的收入中便受取。

依据马克思底假说，I 及 II 的种类的诸商品底价值，与使用的劳动量，正确地比例着而决定。因而，I 的种类的六年的劳动底生产物，只能以与 II 的种类的六年的劳动底生产物底总和正相等的价格脱卖。更进一步，从这件事情，产生下面那么的结论，就是，I 的种类的劳动者，对于各劳动年，在平均三年的迟缓之后而受取；II 的种类的劳动者没有任何的迟缓而受取；满足于支付同一的数额；因而，又，工资受领底时间的迟缓，在马克思底假说中，是全然不负任何的任务的一事情；尤其是，这事情，【五五】依据生产期间的长短如何，不同的生产诸部门，课以或短或长的忍待期间：将这些事情加以考虑，产生了在竞争上，即在这些的生产诸部门底从业者底密度大小上，不生任何的影响的结论。

如此的事情，果是能有的否，这任诸读者底批判。马克思在别的场所，承认那附着于任何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的特殊的附带事情（即劳动底特殊的强度，紧张，不愉快等），通过竞争的作用，在工资额上，要求其补偿。对于劳动底报偿，几年的延期的事，不也是应该要求补偿的一事情吗？再进一步，一切的生产者同样地满足于立即受取其工资，假定等待三年的意志是有的，但他们底全部，实际上能够等待吗？当然，马克思，以“劳动者所有着各自底生产手段”为前提。但他并不以从技术上的理由，如劳动者所有着需要支配大量的生产手段的生产部门底经营所必要的数量的生产手段为前提；而且，当然，不能以这为前提。因此，一切生产者全然不能同样地从事于不同的生产部门底任何一个部门。实在，需要生产手段底前付的最少的部门，一般的生产者是最能从事的；有着较大的资本要求的部门，越大，能够从事的便相应地越少。后面的部门中的供给，蒙受一定的限制，因此，结果，这些部门底生产物底价格，不是受了腾贵到没有“等待”这可嫌恶的附带条件而被经营的，因而在很广大的范围内竞争者能够从事的，诸部门底比较的水准以上的影响的吗？【五六】

在这一点上包含着不能有的事，这在马克思自己，也感到的。他——虽则用不同的形式。——和我一样地，说将价格单与劳动量作比例而测定，这在别的一方向上，导引到一个不均衡上去。他用下面那么的——还同样地适当的——形式，叙述这件事情。就是，以前述两生产部门底劳动者超越他底生活上的必要量而获得的“**剩余价值**”，表示那与将它算作投下生产手段不同的**利润率**的形式。于是，当然地发生了下面的疑问：为什么如此的差异，不能使与“**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场合同样地，由竞争来消灭的呢？马克思，感到有回答这个疑问的必要。这个回答，是具有那介在于只是单纯的主张之间的，论证底试验的性质的，唯一的東西。那末，他给予了如何的回答？马克思说：本质的要点，如次。就是，双方的劳动者，对于相等的劳动时间，获得相等的剩余价值。或者更详细地来讲，他们对于相等的劳动时间“**除去前贷不变诸要素底价值之后，受取相等的价值**”。在这个前提之下，利润率底差异，在他们，“**总是不关重要的，就现在而言，在工资劳动者看来，被别人所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在如何的利润率中显现，在他看来也是无关系的。……**”

这时适切的比较吗？在我没有获得某物的场合，当我所没有获得的本身被笑作第三者底资本时，或者显示高的百分率或者显示低的百分率，这在我，当然能够是不关重要的。但是，如在那，资本主【五七】义的假说上，劳动者作为利润而获得剩余价值那么，在将我所有的东西作为原则而获得的场合，这利润被依据如何的标准而测定及分配，这在我，断不是毫无关系的，这利润底测定及分配，或以费去的劳动为标准而进行，或以投下生产手段为标准而遂行，即令万一能够成为未决的问题，这在当事者，并非单纯地“**无论怎样都行**”的事情，这是确实的事。因此，不同的利润率，由于竞争，并不消灭，而能永续地并存，即令主张如此的几分不能有的事实，由于利润率底高低如何在当事者底利害关系上是全然不论怎样都好的事情，也不能算作给予了理由。

再进一步，马克思底假说中的劳动者，即令单纯地作为劳动者，也是平等的处理的吗？他们对于相等的劳动时间，获得相等的价值及相等的剩余价值，作为工资。但是，他们在不同的时候，受取工资。就是，一个人在劳动了之后立即受取，别一个人不能不在多年之后得其报偿。这实际上，果是平等的处理吗？实在，这个事象，——这对于劳动者，不能是无论怎样都可置之度外的；正相反，对于这一点，他们是颇为敏感的（这全然是当然的事），这如经验所显示的那么。——不是包含着报偿支付上的附带条件上的不平等的吗？对于一星期间的工资，或



者在星期六近晚受取，或者在一年之后受取，或者在三年之后受取，是不论那一者，在现在不论怎样的劳动者，总是都好的事情吗？又如此地被感到【五八】的差异，不能由于竞争被消灭的吗？这是意见不能有的事情。马克思对于我们：还负着阐明这一点的责任。

他的假说，不单在理论的内部，是不能有的事情，即与经验的事实，也相矛盾。不消说，关于那在目前所假设的场合，而有着完全的典型的纯粹性的，当然我们没有任何的直接经验。为什么呢？因为工资劳动不存在，而生产者完全是其生产手段底独立的所有者这么的状态，在其完全的纯粹的姿态上，早已在任何地方都不能看到了。虽则这么说，但在马克思底假说上，至少，略略一致的状态，“在近代世界上”也能看到。这个状态，如马克思所指摘的那么（三卷一百五十六页），在“所有着土地的自耕农及手工业者之间”被看到。但是，据马克思底假说来讲，这些人底所得底大小，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代表他们底生产手段的资本，不论是十弗洛林，不论是一万弗洛林，他们不能不各自获得等额的工资及剩余价值。即令我下面那么主张，怕读者之中，也没有以这为疑问的人。就是，在上述的人底圈子内，能够以数字的正确，来确定这个状态那么的精密的簿记的存在，这当然是稀少的事；但是，我们一般所受取的印象，的确不是确证马克思底假说的，正相反，在大体上，显示出，为大资本所支持而劳动的经济部门及人们，比诸单单生产者底一【五九】只手而遂行的经济部门及人们，是得到较丰富的所得的。

最后，对于这马克思底假说不利的事实吟味，由于下面的事，得到不少的间接的保证。就是，如其依据马克思底理论，价值法则底纯粹的支配是不能不承认的，又对于这个，即令在由于直接的事实的吟味要容易做得多的第二个场合，如马克思所主张的现象过程，也不能找到其痕迹。

如大家所知道的那么，马克思教导我们，即令在完全发达的经济上，原本不同的利润率底均衡化，通过竞争的作用才能实现。他关于这件事，在给与最详细的说明的处所<sup>15</sup>下面那么说。“如果商品照它的价值去贩卖，那么，依据那投入于不同的生产诸部门的资本量底有机的构成底不同，在利润率之间也发生了差异，结果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资本，将利润率低的部门提高来，向那得到较高的利润的别的部门移动，由于如此的不断的出入移动，简括地讲，由于向利润率准据在这里增进在那边低下而遂行的不期的生产诸部门的资本支配，便发生了使这些部

---

<sup>15</sup> 三卷一百七十五页——一百七十六页，再参考三卷一百三十六页，一百五十一，一百五十九及其他各处的简单立言。

门中平均利润归于均等那么的需要供给底比例。”【六〇】

因而，我们在理论上，不能不预期，这样的资本竞争或者不曾发生作用，或者完全会发生作用，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如马克思所主张那么的价格及利润底形成底原始的形态，应该完全纯粹地，至少近似的地可以看到。换句话讲，不能不显示下面那么的事实上的证迹：在利润率底平均化底实现之前，相对地拥有最大的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获得了或者正在获得最大的利润率。但如此的证迹，事实上，什么地方都看不到，不过在过去的历史上，或者在现在。这件事，由平素大事倾倒于马克思的一学者，最近非常適切地说明了。就是，在这个场合，作为最适当的方法，所以照原状地引用松巴脱底话。

“发达，采取如此的样式，绝不曾遂行过，——虽则至少，在新生的事业部门，非如此实现不可。——现在也并不实现。如其以这个见解为正确，那末，资本主义底进展，在历史上看来，明明非下面那么考虑不可了吧。就是：资本主义，先占领了着重活的劳动的部门。即有着平均以下的资本构成（C 小而 V 大）的部门之后，为了这些最初的部门底生产底过度的增大，依据价格底下落，慢慢往别的部门移动。如其资本主义是依赖个别地被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那末，在对于活的劳动，着重生产手段的部门，最初的时候，当然实现极少的利润吧。因而，使资本主义趋向如此的部门的，任何的诱因，都不存【六一】在了吧，所以资本主义的生产，在历史上，到某种程度为止，即令在如矿山及其他正属于后面的种类的生产部门，也发生了其发达底端绪。资本，于是从满足的流通部门——先行于一切资本主义的生产作为商业利润而存在的（这一点须得注意）——虽则没有得到‘通常的利润’的希望，而应该移动到生产部门上去的任何的诱因，却是没有的吧。那个假定底错误，从别的方面，也能够证明。如其在着重活的劳动的部门，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底最初，造出了法外地大的利润，那末，这以下面的事情为前提吧。就是，资本将历来成为独立的生产者及与它相关系的一群的人们，一举而为劳动者，即例如以他们迄今所得的收入底半数来使役，将由于以有时与价值相一致的商品的价格来贩卖而得的差额，全部归于自己底口袋中。这完全是非现实的想象的想像吧。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使用零落的人们，包含全然创新的几个部门的生产，诸部门上，开始了的；又，的确，当其价格决定时，便由其资本支出额出发的。”

“利润率在经验上与剩余价值率相结合这个假定，在历史上，即关于资本主义底发端也是错误的；这关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状态，与这一样，不，



是更错误的。现在，即令有那拥有如何高度的或如何低度的资本构成的经营体，其生产物底价格决定及利润底计算（及实现），专基于【六二】其资本支出额而实现”。

“不问昔与今，在任何的时代，事实上，如其资本不绝地从某生产部门向别的生产部门移动，那末，其主要的理由，是在于利润率的差异之中的。但是，如此的差异，断不是起因于资本底有机的构成，而基于竞争相关系的一种原因。现在，最先繁荣的生产诸部门底一些，如矿山、化学工业、啤酒制造业、蒸汽制粉业及其他，还是不外于拥有非常高度的资本构成的部门。这些部门，资本被从这里收回而向外边移动的结果，是与这相随应，生产被限制，价格腾贵了吗？”<sup>16</sup>

这些论述，为了马克思理论底反驳，从许多的方面，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材料。我将于其中，采取对【六三】于我们底研究现在正在处理的论证有直接的关系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采取下列的论述：在为完全的竞争所支配的国民经济上，不能不将价值法则僭称为其自有的支配权，让诸生产价格，这是承认的；但在原始的状态中，这个法则，既未发挥任何的现实的支配力，而且也不能发挥吧。

据以上所述，我们看到主张一定的被保留的支配领域——在这里，价值法则，被当作直接妥当的——底存在的，三个主张，顺次地崩溃下去。就是：将价值法则，代替那适用于商品底个别的交换关系，适用于一切商品及商品价格底总和（第一论证），总之，概念上的无意义，已经明白了。价格的变动（第二论证），事实上，并不依据那被僭称的价值法则。又，同样地，这个法则：在“原始的”诸状态中；也并不发挥任何的现实的支配力的（第三论证）。现在，只剩下了另一的可能性。就是，那个价值法则，虽则在任何的地方都不显示现实的直接的妥当性，但是，可不是发挥间接的支配力即一种的超王权（Oberkönigtum）的吗？

马克思主张这一点：这是不能放过的。现在，我们不能不向往这个考察的第四论证底实质，便是这个。【六四】

## 第四论证

---

<sup>16</sup> Zur Kritik des Ökonomischen Systems Von Karl Marx,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Bd. VII, S.584-586.

松巴脱底上面所引用的，不能不指摘出来，其目的，只是有条件地非难马克思。就是：松巴脱只是以为，如其马克思在实际上，将这本文所给予的意义与他底理论相结合，就这个场合加以攻击。松巴脱自己，在我已经言及的“救济底试验”中，将别的——据我的信念——几分奇怪的解释，给与马克思说。我关于这个解释，到后面将特别讲到咧。

这个论证，马克思不断地论述过，但就我所见的范围内，有充分说明的地方，只有一处。这个论证的要点，在于支配现实价格形成的“**生产价格**”，其自身又在价值法则底势力下；因而，价值法则，以生产价格为媒介，支配现实的交换关系。价值，“**站在生产价格底背后**”，而“**最后地决定它**”（三卷一百八十八页）。以马克思常用的语句来讲，便是如此：生产价格，单只是“**转化了的价值**”又是“**价值的转化形态**”（三卷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七、一百五十二及其他许多场所）。关于价值法则影响及于生产价格的种类及程度，其详细的说明，展开于一百五十八页及一百五十九页中。“**决定生产价格的平均利润，与属于作为社会总资本底可除部分而给与的剩余价值，是不能不常常大略相等。……但是，诸商品底总价值，是决定那总剩余价值的，而总剩余价值，又转化为平均利润，并支配一般利润率的水平，——作为一般的法则，又作为支配诸变动的原则——于是，生产价格，依据价值法则而被调节**”。

我们试一步一步地，吟味这个思想过程。【六五】

开始，马克思说，平均利润，决定生产价格。这件事情，在马克思理论底意义上是正当的，但是，并不完全。我们试完全地明瞭这个关系。

一商品底生产价格，由对于企业者的生产手段底“**费用价格**”及因支出的资本而来的平均利润而构成。生产手段底费用价格，再由两个构成要素而构成，就是，对可变资本的支出即直接支付的工资，及对消费乃至被利用的不变资本即原料、机械等等的支出。马克思更在一百三十八页——一百三十九页、一百四十四页及二百八十六页，完全正当地说明着：在价值既已转化为生产价格的社会里，这些物的生产手段底调节价格乃至费用价格，与其价值并不一致，与在这些的生产手段底生产者，自己为了工资及物的辅助手段而投下的资本底总额，与这些资本额底平均利润之和，相一致。如再继续这个分析，那末，它与亚当·斯密底**自然价格**全然相同，——马克思实在明确将他底生产价格，与斯密的自然价格等视的（三卷一百七十八页）。——结果，生产价格，被分解为两个构成要素乃至决定要素。就是，通过种种的生产阶段而支付的**工资**——这，合起来，表现商品底本来的费用价格<sup>17</sup>——底总和，及由这工资支出，比例于时间，又当然依据平均利润率而计算的**利润**底总和。【六六】

因而，当一商品底生产而被增殖的平均利润，当然，是该商品底生产价格的

---

<sup>17</sup> “**商品底费用价格，只与这商品所包含的支付劳动的量相关。**”（马克思，三卷一百四十四页）



底一个决定原因，关于第二个决定原因的被支付的工资额，马克思并没有讲述这以上的话。但如以上所述，他在别的场所，极概括地说过，“**价值，站在生产价格底背后**”，而“**价值法则，最后地决定它**”；因此，为要使不漏任何的间隙，我们不能不将这第二的要素也引入考察中，藉此来考察，能否主张这个要素是由价值法则来决定的，又如其能够主张，那末是到如何的程度为止。

被支付的工资底总和，明明是被使用的劳动的量，乘工资率的高度的积。但依据价值法则，交换关系是专由被使用的劳动的量来决定的；又，马克思反复地强调地说工资底高度，对于商品底价值没有任何的影响<sup>18</sup>。所以，下面的事情，也同样，也同样地明白了。就是，“**工资支出额**”这要素底两个构成要素之中，只有一个，即被使用的劳动的要素，与价值法则相调和，在工资底高度这第二的构成要素之中，与价值法则不相容的一个决定原因，作为生产价格底决定原因之一而织入了。

为避去一切的误解，试以简单的数字的例，来显示这要因底作用样式的种类及程度。**【六七】**

最初，试取各自代表一百马克的相等的生产价格，一方面其费用构成部分各有不同的典型的构成的，A、B、C的三个商品。再假定，一日底工资最初为五马克，剩余价值的率或者榨取的程度为100%，因而，商品底总价值三百马克之中，一百五十马克归属于工资，别的一百五十马克归属于剩余价值。再假定，以不同的比率为三商品所使用的总资本为一千五百马克，因而平均利润率为10%。

下列的表式，是对应以上的假定的。

商 品	被费去了的		被使用的 资 本	归属的 平均利润	生产价格
	劳动日	工 资			
A	10	MK. 50	MK. 500	MK. 50	MK. 100
B	6	30	700	70	100
C	14	70	300	30	100
总计	30	150	1500	150	300

但是假定工资，从五马克腾贵到六马克。依据马克思，如其别的条件不变更，这个腾贵，只有由于牺牲剩余价值而产生的。<sup>19</sup> **【六八】**

<sup>18</sup> 例如三卷一百八十七页，在这里，马克思下面那么地力说。“**在任何的条件之下，工资底增减，对于商品底价值……没有影响**”。

<sup>19</sup> 参照三卷一百七十九页以下。

在与历来同一的三百马克的总生产物中，——榨取程度减少——一百八十马克归属于工资，一百二十马克归属于剩余价值。因而，对于投入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低落到 8%。所以，资本底构成部分底构成及生产价格所生的诸变化，显示在下列的表式中。

商 品	被费去了的		被使用的 资 本	归属的 平均利润	生产价格
	劳动日	工 资			
		MK.	MK.	MK.	MK.
A	10	60	500	40	100
B	6	36	700	56	92
C	14	84	300	24	108
总计	30	180	1500	120	300

据上表，显示出在劳动量不变的场合中的工资腾贵了，在起初同一的各自底生产价格与交换关系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随着工资底变化，与这同时发生的平均利润率底必然的【六九】变化，到某种程度为止是能够归属的；但是，明明白白，使其全部归属于它是不可能的。的确，使全部归属，是不可能的。我如此说的理由，例如，虽然包含在商品 C 中的利润率下降，而商品 C 底生产价格，却是腾贵了。因而，这价格变动，的确不能不能是单单由于利润底变动而发生的。我所以指摘出这个——毕竟是自明的——事件，只是企图完全肯定下列的事：工资底高度如何，作为一个的价格决定原因，是成为我们底问题的，其作用不单影响及于利润底高度，其自也受到直接的影响的；又因而，我们在上面引用的场所，实际地得到了马克思将飞跃它了的价格决定诸原因的连锁的一环特别分离开来而考察的理由。综括以上的考察底穷极的结论的事。留到后面去讲；我们，暂且就生产价格底第二的决定原因，即平均利润以如何的方法由价值法则来调节，来一步一步地吟味马克思所给与的说明。

这个关系，绝不是直接的关系。虽则包含着马克思只是简单地伸说的，但总之，这是由于在他底思想过程中存在着的，下列的连锁的诸环而媒介了的。价值法则，决定社会地被生产的商品全部底总价值<sup>20</sup>。【七〇】

商品底总价值，决定那包含在这些商品中的总剩余价值。这总剩余价值，被分配于社会的总资本，规制着平均利润率。这平均利润率，被适用于为个个的商品底生产所使用的资本，使发生具体的平均利润率。最后，这具体的平均利润率，

<sup>20</sup> 马克思在上面引用的场所并不明确地插入这连锁的一项。但其被插入，这是自明的事件。



在该商品底生产价格中，作为其要素而织入。如此，在这序列的最初的要素的“**价值法则**”成为“**调节**”那最后的一项的生产价格。

我们试就这论理的连锁，加以批评。

1、第一，马克思并不主张那织入生产价格中的平均利润，与基于价值法则而被体化于一定的个别的商品中的价值之间的，任何的关系，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而且非确认不可的。正相反，他在许多的场所，强调地说，织入某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量，与“**在特殊的生产部门中，现实的地被造出的剩余价值**”是无关系的，不，是原则上不同的。（三卷一百四十六页；同样地，在一百四十四页及其他许多场所）。

因此，他对于使归属于价值法则的影响，并不与价值法则底——由于这机能，价值法则成了各个的商品底交换关系底规准的——典型的机能相结合，专与别的想像上的机能，——关于这是很奇怪的性质的东西，已经批判过了——即一切的商品全体底总价值底决定和结合的。如其如此地适用，那末，价值法则是全然无内容的，这是我们已经首肯了的。如其以价值底概念及法则为财货底【七一】交换关系的意义<sup>21</sup>——马克思所讲述的也是如此——那末，全体地适用这概念及法则——这作为如此的东西，在那交换关系中，绝没织入——这回事，便没任何的意义。

如此的全体的交换，因为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对于这，当然既没尺度，也没决定原因。因此，全体，对于“**价值法则**”，不曾给与任何的内容。如其价值法则在架空的“**一切的商品全体底总价值**”上，没有任何实在的影响；那末，一种的如此的影响，在别的关系上，当然也不能推及了。如此马克思，外表地，尽力以慎重的理论来结合的，长长的全连锁，成为挂在空中的了。

2、但我们，且将这第一的根本的缺陷全然丢开，那连锁余下的诸项，其自身果属健全否，将这独立地来吟味一下看。这里假定，商品底总价值，实际上，是一个现实的而由价值法则来决定的大小。如此的时候，第二段的论点，是这商品总价值总价值支配着剩余价值的意义，这件事是正确的吗？

无疑地，剩余价值不是表示总国民生产物底固定的乃至不变的部分的，是由国民生产物底“**总价值**”与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额底差额发生的。因而，那个总价值，并不是相应地支配着总剩余价值的，是只能给与那对于剩余价值底大小的一个的决定原因。由之，工资量本身，作为别的第二【七二】的决定原因而显现。但这工资量，不也是或者依据马克思底价值法则的吗？

---

<sup>21</sup> 如上所述，关于松巴脱的异论，将另外来论述。

在第一卷上，马克思无条件地主张这回事。他在一百五十五页上说，“**劳动力底价值，与别的一切的商品底价值一样，由这特殊的物品底生产，因而由再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又继续着在次页上，更详细地规定这命题说，“**活泼活泼的各个人，在维持其生存上，需要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于是，所谓劳动力底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归结，变成了这生活资料底生产上必要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讲，所谓劳动力底价值，便是其所有者底生存维持上必要的生活资料底价值**”。但在第三卷上，马克思不能不显著地弯曲这个俨然的主张了。就是，他在第三卷底一百八十六页上，对于劳动者底必要的生活资料，也有可以与必要的劳动时间相乖离的生产价格来贩卖的场合的事，促起了注意。——这件事，是全然正当的。在这个场合，资本底可变部分（即支付的工资）也能够“**与其价值相乖离**”：马克思说。换句话说讲，工资（对于暂时的摇动，全然搁开）也与被体化于必要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又对应着价值法则底严密的要求的场合工资率，能够永续地相乖离。如此，当决定总剩余价值的时候，至少，总参加了一个的与价值法则不相容的决定原因。

3、如此的被决定了的总剩余价值这要素，依据马克思是“**支配着**”平均利润率的，但这也【七三】明明以下面那么的方法进行的。就是，随着总剩余价值底给与一个的决定原因，一方面，所谓第二的决定原因，作为全然独立的，又与价值法则也全然独立的决定原因，那社会上存在着的资本底本身，在发生作用。如在前揭的表式中，在剩余价值率为100%的场合，如总剩余价值为一百五十马克，那么利润率为10%，这是投入于一切的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为一千五百马克的时候，又因为是一千五百马克的缘故。总剩余价值与前全然同样，投入于这里的总资本如其为三千马克，那末，明明白白，利润率将为5%了吧。又如其总资本只有七百五十马克，利润率将完全地成为20%了罢，如此，与价值法则全然不同的决定原因，明明在织入于影响所及的连锁之中。

4、依据马克思，我们更不能不推论，平均利润率，是规定那当一定的商品底生产而被增殖的具体的平均利润底大小的。但这回事，也只有加以与在前面的连锁诸相中的同一的限制，方是正当的。就是，在一定的商品中被增殖的平均利润额，是两个要素底积。就是，对投下资本底大小，乘以平均利润率。在不同的诸阶段中应该投下的资本底大小，也由两个要素来决定。就是，由应该支付报酬的劳动的量（这要素，当然，不是与马克思底价值法则不调和的）及应该支付的工资的大小来决定的。在后一种要素上，与价值法则无关系的一要素，是关涉着



的：这一点到现在我们是确信了。【七四】

5、其次，由于以连锁为问题，我们再回到开头去，依据马克思，以为由于连锁底第四环而决定的平均利润率，规定商品的生产价格。这回事，加以开头给予的修正，即平均利润率只是与工资支出额并立的一个的价格决定要素的修正的时候，才是正当的。在后者，如屡次所说明的，是与马克思底价值法则无关系的一要素在作用着，参与其决定的。

试综括以上所述。马克思企图着确证的论证命题，是什么？这便是“**价值法则，调节生产价格**”这命题。以他底表现形式来讲，是“**价值，最后地决定生产价格**”的命题。或者，如其将马克思在第一卷上规定的价值及价值法则底内容插入上列的公式中，那末，他底主张便成了，生产价格由劳动量是横在商品底交换关系底基础上的唯一的条件这原则，来“**最后地**”支配的。

但是，吟味了这论证过程底个个的连锁的结果，是如何？这，显示出生产价格，是由两个要素构成的。其一即工资支出额，是两个要素的积；而其中之一的劳动的量与马克思底所谓底实体是同质的，但第二的要素即工资底大小是不同质的，关于第二的构成要素，即被增殖的平均利润额，马克思是主张这与价值法则底关联中，但这也不外于因为马克思自己，如下面那么，无理地歪曲了这个法则，就是，他说，这个法则，在交换关系全然不存在的一领域中，在作用着。即令搁开这回事，马克思【七五】从其价值法则导引的“**商品底总价值**”这要素，当决定其次的连锁的总剩余价值的时候，常常不能不与“工资底大小”这一要素相协力。但这工资底大小的要素，与价值法则，并不是同质的。又总剩余价值，当决定平均利润率的时候，不能不与社会资本的量这全然异其性质的要素相协力。最后，这平均利润率，当决定被增殖的利润额的时候，到某种程度为止，与异其性质的工资支出额这要素相协力。因此，基于极可怀疑的根据，为表现马克思价值法则底功能而织入的“**一切的商品底总价值**”这要素，它底参与平均利润底决定，进而参与生产价格底决定，是在三次以类似的作法，使其力量稀薄化了之后；因而，对于其决定，只有对应这稀薄化的程度的仅少的分配额。如此，如其冷静地描写事实，那末，将如下面那么罢。马克思底价值法则，将它作为完全地又专门地支配商品底交换关系的劳动的量，在事实上，显示着是与生产价格底别的决定原因并存的一个的决定原因，这是生产价格底构成要素中之一，对于作劳动支出额者，给与强力的又极直接的影响；但对于第二的要素的平均利润，只给与比这

大为间接的微弱的又大部分甚至可疑的<sup>2 2</sup>影响。【七六】

我要发下面的疑问。这事实，是最后地，包含价值法则决定生产价格这立言底确证的吗？还是也包含其否定的？对于这疑问的回答，我以为是不许一瞬的踌躇的明瞭的事罢。僭称价值法则，只劳动是决定交换关系。但是事实，却显示出并非只劳动量或与这同质的要素，决定交换关系的。这两个命题相互的关系，是肯定与否定的关系，是主张与反驳的关系，承认第二的命题的。——关于生产价格的马克思底理论，包含这个承认——事实上，成了反对第一的命题。如此，如其实际上相信马克思对于他自己又对于其第一命题不犯矛盾的，那末，这是因为由于他底理论上混淆而被欺瞒。就是，如其以为然，那末，他是不注意到，在某法则中所举示的如何的要素，在如何的程度上，受到如何的种类型的影响或否，及这个法则本身发挥支配力否，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事情罢。

关于如此的明瞭的事件，最近便的例子，怕最为适当吧。大炮对于军舰装甲的威力，成为问题。某人树立炮弹底破坏力底程度，专由于所用的火药量底大小的说头。于是人们对于这个人，要求说明其理由；又一步一步地，使这个人自己承认，基于现实的经验，证明下列的事。就是，炮弹底威力，不单【七七】由于所填充的火药的量，还由于火药底强度，又炮身底构造，长短及其他，暨炮弹底形态、硬度，及目的物底距离底如何。最后，由于装甲底厚薄及坚度底如何的事，也不少。但是这个某人，虽则逐一地承认这回事，还需许多的补充。所以我底最初的主张，仍旧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如适才所显示的那么，我所举的火药的量，依然对于炮弹底威力底如何，给与决定的影响，这件事，——虽则由别的事也可以说明——若使其他的条件不变更，那末，炮弹底威力，由于随应火药量底大小如何而增减可以证明。

马克思所讲述的，也与这无异。他开始，极端强调地说，能够成为商品底交换关系底基础的只是劳动量。他最峻烈地攻击：在劳动量——这对于能够任意再生产的财货底交换关系有影响，这是谁也不否定的。——之外，并承认别的价值及价格底决定原因的经济学者。他承认劳动量交换关系底唯一的决定原因，以这为基础，在二卷中，建树最重要的理论上及实践上的结论，即其剩余价值的理论与对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的诅咒。但其结果，到第三卷，展开了实质上并承认

---

<sup>2 2</sup> 就是，这影响，只在由“总价值”这要素为媒介的，是如此。据我底意见，这总价值的要素，是与被体化了的劳动量，全然无关系的。但在次于这的诸环中，劳动支出额这要素显现了，而当决定其劳动支出额的时候，那应该支付的劳动的量，当然作为其要素而参加，所以劳动量，依然在平均利润底间接的决定根据中占着位置。



此外的决定原因的生产价格的理论。但他代替那完全地分析这些别的决定原因，还以有气势的姿态，指示出他以为他底偶像的劳动量，现在还影响到现实或者正在影响到的诸点。就是，劳动量变动的场合的价格变【七八】动，平均利润率，为“总价值”所影响等等。关于如社会的资本底大小影响及于利润率，由于资本底有机的构成底变动或工资底变动等的价格底变动等等，基于别的决定原因，与这同样的影响，他在这个关联上，继续着守住沉默。承认这些影响的议论，在他底著作中，并不是没有。例如，工资底大小及于价格的影响，在一百七十九页以下，其次在一百八十六页中；社会的资本底大小及于平均利润率的影响，在一百四十五页、一百八十四页、一百九十一页——一百九十二页、一百九十七页——一百九十八页、二百另三页及其他许多的地方；又，资本底有机的构成及于生产价格的影响，在一百四十二页以下：都適切地展开着。但马克思，在为辩护其价值法则而写下的处所，对于这些别种的影响，在无言中滑了过去，片面地强调劳动量底作用，藉此，从劳动量这要素在许多点上参加生产价格底决定这正当的谁也没有异论的前提，引出了主张劳动是唯一的决定原因的价值法则，“最后地”，仍旧是决定生产价格的这全然不能承认的结论！这件事，虽是回避矛盾的自白的意思的，但的确不是免除矛盾本身的意思的。【七九】【八〇】

## 第四章 马克思学说体系中的谬误

——其根源及诸分支——

—

证明著者底自己遇着，能够成为实质的而且有益的批判底必然的一阶段，但不许成为其究极的目的。认识那单只以为是著者底偶然的又个人的谬误那么的一谬误，包含在某学说之中，这只是比较比较的低级的批评的认识。真正地克服那紧密地组织了了的学说，这对于在如何的点上，其谬误侵入其体系中，又经由如何的径路，其谬误扩却在体系中又分歧而行，非极其精密地证明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于其谬误底出发点及其发展，暨以自己逢着为顶点的其结末，不能不努力与充分地——【八一】是说即令作为其学说底反对者，也得变更立场，以理解自己所信奉的学说底关联的场合的同样的同情那么——去理解。

在马克思的场合，因为事态特别重大，其结果，自己撞着的问题，比诸通常的场合，有大得多的意义。因而，随着这一点，我对于这个问题，也费了许多的纸笔。正是对于他那么重要而影响的地方极大的思想家，对于批评的课题底第二的部分——这，我以为，即令在这个场合，也还是实质的地，更有益的又教训多的部分——不许回避。

从那立即将我们导引到中心点去的，下面的问题开始罢。马克思用如何的方法，达到一切的价值，专基于被体化了的劳动量这他底学说底理论的基本命题的？

这命题，绝不是自明的因而全然不以证明为必要的公理：这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如我曾经在别的机会中详细地说过的那么，所谓价值与辛劳，绝不是不得不为人家所说的劳动是价值底基础这洞察所捉住那么的关联的二概念。“我所说的，以某物为目的而劳役这事实，及此物与这劳役相等这事实，是别个的不同的事实。这两个事实，不一定相伴，这是由于经验，直到没有插进任何的疑问的余地为止，被确实地实证了的。因为技术上的不熟练，投机底失败，或者因了单纯的不幸而天天无【八二】价值的结果，被浪费了的无数的无效果的辛劳，都是显示它底证据的。不仅如此，仅少的辛劳由大的价值来报偿这多数的事例，也亦不少



前者地，显示出其证据”。<sup>2 3</sup>

因而，虽则有如此的事情，但如其对于如何的领域，主张这两个量底必然的，法则的合致，那末，不能不向自己及读者说明可以支持如此的主张的如何的根据。

马克思在他底学说中，提示着一个根据。但他所采取的论证方法，是根本上不适应于不自然的问题底性质的；又在其学说所提示的根据本身，明明白白不是马克思自己藉此达到他底确信的根据，却是作为可以支持——实是造成基于他底印象而被制造的先入的见解的支持，后来考案出来的；又，最后，——这是最决定的事情——其论证行程，因为包含许多的极明白的论理上及方法上的谬误，所以其论证力全然消失了：这些，我相信，是可以使读者首肯它的。

试再详细地来考察。

马克思为使其读者信任而提倡的基本命题，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里所以作交换价值，是因为他所分析的只是这一点，对使用价值并没有分析——在被体化于商品中的劳动量之中，看到【八三】其基础及尺度的命题。

商品底交换价值，价格乃至其再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是外部的地显示的大小；在大体上，经验的地来确定，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其为正当或谬误，应该确证不能不在经验事实之中表明的命题；诉诸经验的事，在马克思是最自然的方法罢。换句话讲，对于能够纯粹地作经验的立证的他底命题；纯粹地给与经验的立证，是自然的事。但马克思，并不如此做。在这个场合，绝不能说，他对于这可能的又的确适当的认识及证明底源泉，毫不注意地通过了的。不，如第三卷底论述所显示的那么，他充分地知道：经验的事实，是在如何的状态中；又这些事实，是与他底命题不相容的。他知道这商品底价格，并不是比例着被体化了的劳动量而决定，而是比例着包含别的要素的全生产费而决定的。因此，他底避开这个这个命题底最自然的吟味，的确不是偶然的事；实在，他明瞭意识着，由于这个方法，不能得到对于他的命题有利的结果。

但这里，对于这种命题有同样地全然正确的第二个证明及解说的方法，就是心理的方法。我们——由于我们在经济学上很惯用的归纳与演绎底并用——应从人们在一方面进行交换行为，决定交换价格的场合，和在别一方面，他们参加生产的场合，探究藉此而被导引的动机；由这些的动机【八四】的性质，可以推定人们底典型的行为之样式。在这个场合，随着别的事情，在原则上，卖者要求及买者承诺的价格与商品的生产上必要的劳动量的关联，也能显示罢。这个方法，尤

---

<sup>2 3</sup> *Geschaco'e und Kritik der Kapitalzinshearieu* S. 375.

其是就类似的诸问题，屡被应用，又得到最大的效果，——例如，需要供给底法则，生产费底法则等底照通例实现的基础地租底说明等等，都立脚于这个方法——；又马克思自己——至少，用粗杂的方法——利用这个方法的事情决不为少。只是，他在这个根本命题的场合，再回避了这个方法的。交换价值与劳动量之间的，他所主张那么的外部的关联，虽则明明留于曝露那连接两者的心理的中间连锁才能被完全理解的，他却将说明这内面的关联的事丢去了。不，他在某场合，就事情的顺便，甚至于说“**更深刻地分析**”“**需要与供给**”这“**两个社会的原动力**”的事——这一点正是导引到上述的内面的结合的罢——“**在这里是不适当的**”（三卷一百六十九页）。在这个场合，所谓“**这里**”，只是指那就影响及于需要供给底价格形成的一种补论的，但事实上，在真正“深的”根本的分析成为问题的范围内，才及于马克思学说底全体，尤其是其重要的根本思想底基础的。

但在这里，也不能不注意于某特异的事情。就是，马克思，对于这第二的可能的又自然的探究方法，并不是因为如无心的不注意那么的事情而看过了的。实在，他充分地意识着，这得到如何的结果，【八五】又其结果对于他的命题并不有利罢的事情，而故意地回避这个方法的。就是，他在第三卷上，对于在生产及交换上作用着的——他在这里或其他的场所，将这更深的分析，都丢去了的——原动力，在“**竞争**”这笼统的总称之下，事实上，作为问题的。这些的原动力，在现实上，并不使价格适应于被体化于商品之中的劳动量，反而从这个标准上，将价格引离开来，至少，是嵌入与另一个的同样的要素底协力相对应的一水准中的：他认知这回事，而且说明了它的。所谓“**竞争**”，实在，据马克思说，是使产生那有名的平均利润率底形成与纯粹劳动价值底——包含与纯粹劳动价值相乖离的平均利润底分配额的——向“**生产价格**”的“**转化**”的。

马克思早在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s)，看到“**交换，没有平等是不能存在的，但平等，没有通约性也是不能存在的**”（一卷三十五页）的思想。他以这思想为据点。他对于两个商品底交换，下了一个结论，说在以一个的方程式的形式来考量而被交换了的，又由于其交换而被放在等位上的两个物【八六】品之中，非有“**有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的东西**”存在着不可。如此，作为交换价值而被放在等位上的物品，非“**能還元**”于它不可的这个共通的东西，企图着去探究。（一卷十一页）

想在这里插进去一讲述的，是在两个物品底交换之中，成为这些物品底“**等一性**”被显示的第一的前提，在我以为是时代很落后了的，——当然，这回事，虽则将不是结局的那么重大的事件——又是极其非现实的；或者，用普通的德国



语来讲，是错误的思考。在等一性与完全的均衡所支配的地方，普通，并不发生由于历来的静止状态上来的变动。因此，在交换上，如其以商品底变更其所有者为事件底结束的，那末，这实在是多得多地显示了如何的不等一或不均衡存在着，为这偏在的重力所强制，其变动遂行了的一表征。这恰如在相互接近的复合物体底构成要素间结以新的化合，那对于被接近了来的物体底构成要素的“化学的亲合力”，不应是与对于历来的结合中的要素的亲合力相等的场合，反而是比这来得强的场合。在事实上，即令近代的经济学，对于那关于可交换的诸价值物的，从前的学院的，神学的“等值”思想底错误，意见是一致的。但我关这一点，并不打算这以上去置重它。在这里，且转眼到马克思作为被找求的“共通物”，蒸馏劳动而来的论理的及方法的操作底批评的研究上去。【八七】

关于这些的操作，已经论述过，在我以为是马克思理论底最大的弱点。这几乎在思考底每个阶段上，呈示着科学上的根本的谬误，——这思考阶段的数额，决不为少。又这些的操作，恰如这是从现实底研究过程上，一看是作为自然的结果而显现的那么，为要显示成为先验的见解，到了后来，是被捏成又巧妙地缀成的东西，具备着这么的明瞭的证迹。

马克思在探求交换价值上固有的“**共通物**”的场合，用下面那么的方法。他检阅那在交换上被放在相等地位上之对象物所有的种种属性；其次，藉舍象的方法，将无关系的诸属性，全部除去，其结果，只剩下一个的属性。于是，这个属性——它就是劳动生产物——成了不能不是被找求的共通的属性了。

这个方法是有几分奇异的方法；但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可以非难的。代替那积极地去吟味被推定的特征的属性，——如其如此，那末，当然，将如前所述，马克思的研究是故意向避去的两个方法之一进行罢——只以其他的诸属性为基础，却非其所探求的属性，但总之，运用非属于所探求的属性不可的论证的消极方法，以达到确信其有所推定的特征的属性就是其探求的属性：这，的确，有几分感到奇异。但这个方法，如其加以必要的注意而作完全的处理，换句话讲，如其实际上将从属的诸【八八】属性的全部，放进论理的筛子中，又对于由筛下来的方法而被除去的任何的性质，使不犯错误地，加以极大的努力而注意着，那末，常常可以使达到希望的目的。

但马克思所做的，是如何的？

他预先只将具有他作为“**共通的东西**”而最后地筛剩的属性的——有交换价值——东西，放进筛子中；别的种类的东西，全放在筛子之外。这恰如切望着从

壶中有白球出来的人，在壶中不放进白球以外的球，预先安排着发生白球出来的结果。就是他关于交换价值底实体的研究的范围预先只限于“商品”。在这个场合，他对于商品的概念，不一定慎重的下定义，但总之，解作比“财货”的概念为狭，限制于与自然的赐物相对立的劳动生产物。如其实际上，交换是放在等位上的意思，而放在等位上是以“有相等的大小的共通的东西”底存在为前提的，那末，这共通物，对于织入于交换中的一切种类的财货，即不仅劳动生产物而已，对于土地、森林、水力、煤田、岩石、油田、矿泉、金矿等等的自然的赐物，也非探求它，看到它不可了：这是明白的事。<sup>24</sup>【八九】

据如此的事情，在探求那横于交换价值底基础上的共通物的场合，排除不成为劳动生产物的一一有着交换价值一一财货，在方法上，是值得课以死罪的罪。这恰如物理学者，在对于一切的物体所共通的一属性（例如轻重）底原因，用将诸物体底各个的一群一一例如透明的物体的一群一一所有的诸属性放在筛子中去的方法来探究的场合，检阅透明的物体全体所共通的诸属性，实证别的诸属性全然不能成为轻重的原因，以这为理由，最后，宣言透明性非是轻重的原因不可。

在自然的赐物中，例如土地，有属于财产及交易底最重要的对象的，又自然的赐物底交换价值，不能主张全只偶然地、任意地被决定的，所以，排除自然的赐物（说在交换上，等价物的交换这思想底开山祖的亚里士多德，现在，那样的事情，也将不思考了罢）。其根据益越贫乏了。一方面，偶然的的价格，在劳动生产物上也显现。又在别一方面，自然的赐物底价格，表示对于固定的支点乃至决定原因的最明瞭的关系的场合，也常常有着。例如，土地底购买价格，是以通常的利润为标准而被算出来的其【九〇】大地土地租底倍数，与森林或煤矿内的煤，或异其品质，或搬运条件在不同的地位中，并非由于单纯的偶然而得到不同的价格之为确实，同样地是固知的事情。

马克思警戒着：预先将有交换价值的财货底一部分从他研究中排除出去；又关于其排除的理由，给与明瞭的辨明。与在他底许多的场所中一样，在这里，他对于他底议论底难点，也以用鳗般滑的辩证法的技巧滑过去为心得。他先避到使读者注意，他底“商品”的概念，比有交换价值的财货一般的概念为狭。他到后来，对于为将研究只限于商品的自然的据点，用揭窠在他底著作底冒头上的，

<sup>24</sup> 加尔·克尼斯 (Karl Knies) 下面那么非难马克思，是正确的。

“为什么，与‘1夸特的小麦 = a 真脱奈尔底森林中所生产的木材’这方程式同样地揭示‘1夸特的小麦 = 1真脱奈尔底野生的木材 = b 莫尔干的处女地 = c 莫尔干底自然的草原中的草地’这方程式是不行的；其理由，在马克思底说明底范围内，绝对地不能被承认”。(Das Geld .1 Anfl., S. 121. 2. Aufe. S. 157.)



下面那么的，一段似全然无害的概括的文句来表现。就是，用“资本家的生产底方法支配着的诸社会的富，作为一个可怕的庞大的商品底集大成而显现”的文句。对于商品的表现，如其解如马克思到后来给予它的意思，即解为劳动生产物的意义，那末，这个命题，全然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自然的赐物（土地也包含在内）是成为国富底很重要的构成部分的，至少，是无论怎样总好的部分。但无心的读者，马克思到后来对于商品这表现给予了很狭的意义，这当然不知道，所以，容易忽视这不正确点。

其次，在诸文章中，这个关系，也不被阐明。反之，在第一章底开头的诸节中“物”(Ding)“使用【九一】价值”(Gebranchswert)“财货”(Gut)及“商品”(Ware)的言词，前三者与最后的一项是没严密地区别着而混用的。在十页中，记着，“某物底有用性，使这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是一个的使用价值或财货”。在十一页中，有着，“交换价值，作为某种的使用价值对于别种的使用价值而被交换的量的关系，……来显现”。

这里应该注意的事是，在这里，“使用价值=财货”便被当作了交换现象的领域。马克思以“对于这个问题，试更深入地来考察”的——作为预告他底向较狭的研究领域的飞跃的文句，的确并不适当——文句，继续论述。“特殊的一商品，例如一夸脱的小麦，在种种的比例上，被与别的诸物品(Artikel)相交换”。又“再取两种的商品为例吧”等等。在同一节中，还有“物”这表现，在对于问题很重要的文句本身中，反复着。就是，“有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物，在两个不相同物之中存在着”（这两个的物，正是在交换上被放在等位上的）。

在其次十二页上，马克思，将这“共通物”底探求，单对于“商品底交换价值”而遂行。但关于藉此将研究的范围限制于有交换价值的物底一部，一语的关注也不会给与。<sup>25</sup>【九二】

到了其次的十三页，这个限制，便再被放弃，就适才所谓商品的较狭的领域而得的结果，被适用于使用价值或财货这较广的范围中。就是“所以，一个使用价值或财货，只因为它里面被对象化着或物质化着一个舍象的单单的人类的劳动的缘故，才会保有一个价值。”

如其马克思对于这个研究，在决定的的场所，并不限于劳动生产物，而就有交换价值的自然的赐物，来探求其共通物，那末，劳动不能成为其共通物的事，

---

<sup>25</sup> 甚至于这同一节中，在由巴尔朋(Barbon)的一个引用中，商品与物底区别，再为抹杀。

“某一种类的商品，只要其交换价值是相等的大小，那末，和别的种类的商品是全然相同的。在具有相等的大小的交换价值的物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或区别。”

将明白了吧。如其他明瞭公然地遂行这限制，那末，他自己及其读者们，将不得不为这很大的方法上的谬误所蹶吧。虽不是劳动生产物，却将本来与劳动生产物同样地属于某圈域的——有着交换价值——物，都预先故意地除去，然后，作为这圈域中的东西所共通的属性，巧妙地抽出劳动生产物这属性来了的，那幼稚的手法，对于这，他们将不禁失笑吧。这手法，并不是系马克思所遂行的那么，敏捷地容易地将其难点滑过去，用着辩证法，不在不注意中遂行而能作的。我对于马克思能够将错误的方法看作妥当的东西的技巧，从心底里表示惊叹之意；但这方法完全是错误的，当然不惮断定的。【九三】

但我们试进一步来考察。马克思，用上述的手法，藉此，他所得到的，只是劳动，能够参加与别的属性的竞争这结论。为把这个范围弄的特别狭，单只劳动，对于这狭的范围的东西，能够成为“共通的”一个的属性。但是当然，与劳动相并，别的诸属性，作为共通的东西，也能成为问题的。那末，这些的别的竞争者，将如何地被排除呢？

这，由于更进一步的两个思考的阶段而被遂行着。这些，都只以仅少的言词而被叙述着；但在这些言辞中，包含着最重大的论理的谬误之一。

在第一的思考的阶段上，马克思，将“商品的几何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乃至其他的自然的诸属性”全体排除。成为其理由的，是因为“商品底物体的属性，只有在如此的属性，使其商品成为有用，因而使成为使用价值的限度内，才成为问题。但在别一方面对于诸商品底交换关系明明成为特征的正是这些的使用价值底舍象”又后者的理由，是因为“在其（交换关系）内部，只要一个使用价值用一种适当的比例存在那里，那末，与别的任何的使用价值，被看作全然同样”（一卷十二页）。

将我在十二年前记在资本利息学说底历史及批判（*Geschichte und Kritik der Kapitalzinstheorien*）中的下列的话，可以照原状地，用这论证底说明。（三百八十五页——三百八十四页）【九四】

“如其听到下面那么的议论，马克思将说点什么呢？”

“在一个歌剧舞台中，假定三个优秀的歌者——一个是中音的歌者，一个是低音的歌者，一个是高音的歌者——，个人都得二万弗洛林的辛俸。问：他们关于辛俸，被置于等位上的原因的共通的条件，是什么？我对于这问题，将作下面那么的回答。就是，在辛俸问题上，一种美声，只要他在适当的比例上存在着，那末，与任何的别的美声，被看作全然同样。优美的中音，与优美的低音，又优



美的高音，被看作同样。因而，在辛俸问题上，美声‘明明地’被抽象了。又因而，美声，不能是高辛俸的共通的原因。这个议论底错误，是明明白白的事。但是这个议论，那此后被精密地模写的马克思底推论，并不丝毫比这更为正确，这也是同样的明白的事。两者都犯着同一的谬误。这些便是混同着将某状态一般舍象的事，与将这状态所取的特殊的样式，舍象的事。在我们底例子上，对于辛俸问题无论怎样都好的事情，明明只是美声可取的特殊的样式，即这是中音或是低音或是高音，断不是美声一般。同样的，对于商品底交换关系，商品底使用价值将取的特殊的样式，即商品对于衣食住及其他底那一者有用，固然被舍象，单使用价值一般，决不被舍象。所谓使用价值一般不是简单地被舍象的东西，便是使用价值的不存在地方当然交换价值不存在，就是，马克思自己，再三地从不能不承认它的事实，马克思【九五】已该能推定的”。<sup>26</sup>【九六】

至于次段的论证过程，是比这更无理的。马克思继续着说，“如果把商品体底使用价值置诸度外，那末，在商品体中，只剩着一个属性，劳动生产物这属性”。与在十二年前一样，现在我也将质问。这是真实吗？只有一个属性吗？在有交换价值的财货中，比例于需要是为（Bedarf）稀少这般的属性，也不剩着吗？没有需求与供给的对象的属性吗？被占有者的属性？或系“自然生产物”的属性？——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曾说，“商品体，是自然材料及劳动这两个要素底结合物”，这是他自己比谁都明瞭地说述，财货是与劳动生产物全然同样地也是自然生产物。——或者，在有交换价值的财货中，使生产它的人们花费了这属性，也不是共通的吗？——这属性，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是给与它以绵密的注意了。

因而，为什么，——我在现在的场合，也再如此追问——价值底原理，代替那立足于系劳动生产物这属性，而立足于这些共通的诸属性底任何一者都不行的

---

<sup>26</sup> 例如，在十五页的末了，下面那么的记述着。“最后，任何的东西，凡不是使用对象，便不能是价值。一件东西如果是无用的，那末，其中所包含的劳动，也就是无用的，这不能算作劳动（照原文！）。而且因此，不形成任何的价值。”关于在本文中非难的论理的谬误，加尔·克尼斯已注意到这一点。参照 *Das Geld*. Berlin 1873, S. 123 f. (2 Anfl. S. 160f.)

亚特勒（Adler, *Gaundlagen der Karl Marxscheu Kritik*, Tübingen 1887, S. 211. F.）对于我论证，做了奇妙的误解；反驳者说，在马克思的意义上，美声绝不是商品。不消说，对于我的问题，并不是“美声”作为经济财，能否包摄在马克思底价值法则之下，实只在于提示着，与马克思底推论显示同一谬误的理论的推论底雏形。因此，对于与经济的领域全然没有关系的例子，也同样地可以选择的罢。例如，下面那么的事件，也同样地可以作为例证来显示的罢。就是，依据马克思底理论，有着许多色的诸物体底共通物，这不论在如何的东西之中，但在许多的色底混合中，绝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色底某混合，例如白，青，黄，黑，紫底混合，对于色之多这间事，只要它在适当的比例上存在着，那末，与任何的别的色底混合（例如绿，赤，褐色，天青及其他的混合）被看作全然同样；因而，色及色底混合，明明被舍象着！



呢？因为马克思对于支持着劳动生产物的属性，积极的理由底影子也不显示，给与的唯一的理由，只是使用价值——他幸而舍象了——并不是交换价值的原理消极的东西。但这消极的理由，即令对于为马克思忽视了别的的一切的共通的属性，不是全然同样地适用的吗？【九七】

不，不单如此，使用价值，以只要它在适当的比例上存在着，便与别的任何的使用价值被看作全然同样的理由，将及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底影响抽象了。在相同的十二页上，马克思关于劳动生产物，下面那么讲述。“但是，这个劳动生产物，也都在我们的手里被转化着了，我们如其将劳动生产物底使用价值舍象了去，将它置诸度外，那末，我们将那使劳动生产物使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诸成分及物体的诸形态，也都舍象下去。这已不是桌子，或房屋或纱线乃至其他的某有用物。其一切的感觉的属性，都消失了。这也已不是木工底劳动底，或建筑师底劳动底，或纺绩劳动底，乃至其他的一定的生产的劳动底生产物。随着劳动生产物底有用的性质消灭，表示在劳动生产物中的劳动底有用的性质也消灭了；于是，这些的劳动底种种中具体的，一定的诸形态，也消灭了。这些，已不是互相不同的东西，全被還元为同样的人类底劳动，全被還元为抽象性中的人类劳动”。

在交换关系，不单使用价值，某种类的劳动及劳动生产物，也“只要它在适当的比例上存在着，那末，与别的任何的劳动及劳动生产物，被看作全然同样”这回事，换句话讲，马克思迄今对于使用价值下排除的判决时作为其理由的东西，正确的同一的事实，关于劳动，也存在着这回事，可以有以上之明瞭和正确的叙述吗？劳动与使用价值，有着质的一面与量的一面。如使用价值底作为桌子，作【九八】为房屋、有作为纱线，在质的方面不同，劳动，作为木工底劳动，作为建筑师底劳动，又作为纺绩劳动，也在质的方面不同。又与可由于其分量，比较不同的种类的劳动全然同样，不同的种类的使用价值，也可以由于使用价值底大小来比较。为什么如此的同一的事实，在一竞争者的场合，得到其为排除的结果，在别的竞争者的场合得到被授以赏与的结果：这全然难于理解。如其偶然马克思将考究底顺序倒了转来，那末，他可以与作为除去使用价值的手段的东西，正确的同一的推论方法，除去劳动吧；又如作为赠劳动者以月桂冠的手段的其同一的推论方法，宣言使用价值是唯一的剩着的因而被探求的共通的属性，能说明价值是“使用价值底胶质物”吧。这不是讲笑话，我以为，可以一本正经地下面那么主张。在十二页底二节中，即在使用价值底被舍象的第一节及证明劳动是被探求的共通物的第二节中，可以对于外面的论理的正当性毫不及以影响，而相互地替



换其主语吧。就是，并不变更第一节的文章底构造，可以用劳动及劳动生产物的用语，替换一切的交换价值这用语；在第二节底构造上，用使用价值这用语，替换一切的劳动这用语吧。

马克思将“**价值底唯一的基础是劳动**”这是他底根本命题，可导引出其体系中的论理及方法，是以上那么的性质的东西。我以为，这辩证法的手法是对于马克思自己的确信底根底及源泉，这么【九九】的事，全然不成问题。如其此后来改更自己底确信，又当真此后才以自由的公平的眼光来探究事物底研究，是成为其问题的，那末，马克思那么的思想家——我评论他是有着最高位的思考力的人——由于如此被歪曲了的不自然的方法来探究，将根本上是全然不可能的吧。单由于不幸的偶然，顺次的陷入一切上述那么的论理的及方法的谬误中，于是，作为如此的探研方法底——并不是预先知道或预先期望的结果——自然地产生的结果，达到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这么的事，在他，是全然不可能的吧。

我相信，实际的事情，与这不同的。马克思对于实际地又一本正经地确信着他的命题的事，绝不怀疑。但是他底确信底基础，不是他在他底学说中记述的那个。这，总之，与其说是理由，毋宁说是印象。

其中，这是由于权威而受的印象。伟大的权威斯密及李嘉图，——如在当时，至少被如此相信那么——实说述了同一的命题的。当然，他们也与马克思一样，不是将这命题**打好了基础的**，只是基于一种的一般的暖昧的印象而要请着它。在他们作了详细的考察的地方，又关于不能避去较详细的考察的领域，他们，正相反，是明白的否认了这个命题的。斯密与马克思在第三卷所说述的全然一样，对于发达的经验的国民经济，说价值及价格，是向劳动之外，并包含着平均资本利润的费用水【一〇〇】准而被导引的。又李嘉图，在“关于价值”这一章底那有名的第四节中，同样地以完全的明瞭，说与直接劳动及间接劳动相并，资本投下的大小及期间，在财货底价值之上，也给与决定的影响的。为要不犯明白的矛盾，而能沉溺于劳动是价值底“真实的”源泉这哲学的宠爱的思想中，他们不能不伴着其思想，而逃避到一个资本家。一个土地所有者都没有的寓言的国度，寓言的时代中去。在这里，其思想，可以不被论驳地主张着。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没有监查的人，没有被藉经验而监查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如此的国度及时代，没有任何的经验存在着。又他们，没有被藉科学的心理的分析而监查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全然和和马克思一样，回避如此的分析。于是，他们对于劳动价

值的牧歌，并不打好基础，而作为“自然的”状态，要请了它的。<sup>27</sup>

由于斯密及李嘉图的权威，怕——虽则当然并非倡说异议——马克思，作为继承者，抱了有【一〇一】着威信的如此的意向见解。作为热烈的社会主义者，他自己进一步，相信了这个的。他在支持自己底经济的世界观上，对于如此的适当的思想，例如比诸李嘉图（在他，这思想，定然像不合于性的）并不这以上地怀疑的：这是不是讶异的事。又他并不由于正统派的人们底矛盾的诸说，为对于劳动价值的命题的批判的怀疑所诱，反将这些矛盾的说头，解释为只是想婉曲地回避那不适宜的真理所得到的不好的结论的他们底努力，这也决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总之，基于使正统派的学者们倡导片面的，一半暧昧一半矛盾的，又全无根据的诸说的，其同一材料，只马克思自己，坚固地无条件地又以热烈的确信，相信同一的命题，这不是任何不可思议的事。对于他自己，他并不以这以上的根据为必要。只是，对于他底学说体系，树立一个形式的基础为必要。

关于这个形式的基础的树立，他不能单纯地依赖正统派的学者们，这是明瞭的事。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正统派的人们，实在，什么基础都不曾树立了起来。又他底诉诸经验及试着树立经济心理的基础的事都不能做的理由，这我们也知道。因为如此的方法，明明将导引他到与他底论证命题正相反的东西上去。于是他，便诉诸于适合他底精神倾向的论理的辩证法的思辨了。在这里不能不尽力救济了。他知道自己所求的结果是什么，及不能不取出如何的结果。于是，他以自信强的概念与前【一〇二】提，用可惊叹的熟练，在长期间反复着的句子上，表面上用漂亮的推论的形式，使产生预先知道着的其结论。或者，对于如此的场合，必然地发生的方法上的奇怪的事情，全然不考虑那么，他在这个场合，也许由于自己底种种的确信，来塞住眼睛也未可知。又或者，他对于这些奇怪的事情，是考虑的；但是，也许基于极深的自己的确信，对于实质上树立了基础的真理，作为是为了给与与它相当的组织的衣裳的单纯的形式的补足，而自己承认了这些奇怪的事情的也未可知。关于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不能下判断，或者恐怕，现在，已谁也不能做的吧。只是，我所想讲的，是，像马克思那么的伟才，向以如马克思在其根本命题底组织的基础底树立上所显示的那么，如此极甚的，如此不绝的又如此明白的谬误的论理的人，恐怕此外没有吧。

---

<sup>27</sup> 关于对斯密及李嘉图底劳动价值说所取的立场，我在资本利息学说底历史与批判三百七十四页以下，详细地论述过；尤其是，在这些正统派的学者底著作中，实证了前述的命题基础，一点也找不到的事实。

再请参照 Knise *Der Kredit* II. Hälfte. S. 60 ff



## 二

他现在，将这错误的命题，织入了他底体系中，用值得惊叹的战术的技巧，——这技巧，在作他底次段的诸议论时，便再被鲜明的显示着。他有心回避这个命题底经验的证明，专事“从感情底深底里”来演绎了这个命题的；但是，还不能拒绝将如此的先天的思辨底结论，诉诸经验以吟味的思考。【一〇三】如其马克思自己不作这吟味，那末恐怕，其读者们将以自力来作这吟味了吧。那末，马克思所作的，是什么？

他把论据分开来，来论列。在某一点上他的命题与经验的不一致，是明白的事。他冒着险，自己将这一点作为问题。他说：作为其根本原理底结论，不同的诸商品底价值底关系，等于诸商品底生产上必要底劳动时间底关系（一卷十四页）。这个命题，对于某种的事实是不能被支持的，例如，两者之中即令被“**体化**”了等量的劳动时间，雕刻家、细木工、环珉琳职工、机械职工等等底一日底生产量，与普通的手工业者又工场劳动者底一日底生产量并不是有着相等的价值的，是有着比他们高得多的价值的，这即令皮相的观察者也是明白的事件。现在，马克思以迷人的辩证法的巧妙讲法，自己接受了这些的事实来论列的。他对于这些的事实，以恰如这并不是包含他底根本原理底否认的，止于包含着其不重要的一变形，而一成为其变形，还是依据其原则的，只是对于这个有作某种的解乃至更详细的规定必要那么的调子，来加以说明。就是，他将他底定理的意义上的劳动，解为“**普通的没有经过特别的发达的人，平均地在其活泼泼的有机体中具有着**”的“**单纯的劳动力底支出**”，即“**单纯的平均劳动**”（一卷十九页；同样地话，在十三页中也已叙述着），而说明着。他更继续着说，“**复杂劳【一〇四】动，被看做自乘了的或宁说是供加了的单纯劳动，因而，复杂劳动底较小的分量，便等于单纯劳动底较大的分量。如此的换算，在不绝地进行着，这是经验所明示的事。即令某商品是复杂劳动底生产物，其价值却会使那个商品与单纯劳动底生产物同样的；因而，其价值本身，只是表示着单纯劳动底一定分量。种种的种类的劳动，在被换算为当作其度量单位的单纯劳动的时候的种种的比例，由于生产者底背后的一种的社会的过程来确立；而且因此，这在生产者看来，好像是由习惯给与了的东西似的**”。

在轻率地读了过去的人，这个说明，也许听来，好像真正是完全可以首肯的话，也未可知。但是，当然，只要稍稍冷静地严肃地一来考察，被给与的印象将

变为正相反的东西罢。

成为我们底问题的事实，是高级劳动底一日或一小时底生产物，比诸单纯劳动的一日或一小时底劳动生产物，有着较大的价值，例如，雕刻家底一日底劳动生产物与叠石工底五日的劳动生产物，其价值相等这样的事实。但是，马克思说，在交换上被相互地放在等位上的东西，不能不包含“有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物”，又这共通物，应是劳动及劳动时间。这个场合的劳动，是劳动一般吗？据到十三页为止的，马克思底最初的一半的论述，被想象为，好像是如此的。但是，这明明是不正当的。为什么呢？因为五【一〇五】日的劳动，的确与一日底劳动，并不是“同一的大小”。因此，马克思不单讲劳动，而讲“单纯劳动”了。于是，那共通物，被作为是等量的特定种类的劳动，即等量单纯劳动的内质（Gehalt）。

如其冷静地仔细地一考察，这是更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雕刻家底劳动中，任何的“单纯劳动”都不被体化，与叠石工底五日底生产物中的东西等量的叫作单纯劳动这种东西底不被体化是不消说的事。这两个劳动生产物，在不同的分量上，体化不同的种类的劳动，这是平凡的真理。这个，如无心的人谁都承认的那么，与马克思要求者由不能不主张的事实，即这些生产物等量地体化同一种类的劳动这事实，明明是相反的！

当然，马克思说，复杂劳动，“被看作”（gelten）倍加了的单纯劳动。但是“被看作”并不是“存在着”（Sein）。作为理论底目的的，是事物底本质（Wesen）。人们顾虑着什么事情，将一日底雕刻家底劳动，与五日底叠石工底劳动，看做同样，例如，如将一只鹿与五只兔子看做同样，当然是可以做的事。但是，如此的等视，正如统计学者对于有着一百只鹿与五百只兔子的一猎区，没有在学问上严肃地主张其中有一千只兔子的根据，价格统计学者又价值理论家也没有严肃地作下列的主张的根据，在雕刻家底一日底生产物中，单纯劳动的五日分被体化着，又这件事是雕刻家底一日底生【一〇六】产物与矿工底五日底生产物在交换上放在等位上的实在的理由。在不能说“存在着”（Sein）的场合，许可我们用“被看做”（Gelten）及“看做”（Geltenlassen）的用语来逃避，其结果，我们能够证明的，毕竟是什么？关于这一点，将便在后面，用直接使适合于价值问题的例子，来例证。但是这之前，不能不插进另一个的别的考察。

就是，马克思，在上面引用的地方，想辩护复杂劳动向单纯劳动的“换算”的诡计，且试着由经验来辩护。“如此的换算，在不绝地进行着，这是经验所明示的事。即令某商品是复杂劳动底生产物，其价值却会使那个商品与单纯劳动底



生产物同样的；因而，其价值本身，只是表示着单纯劳动底一定分量。”

对！我们姑且承认这件事，只是较详细地来考察，马克思作为证据而举示之经验上换算底换算尺度，是用如何的方法，又由于如何的要因而决定，我们在这个场合，决定换尺度的说，不是事实上的，交换关系试题以外的任何东西这极其自然的，但对于马克思的理论，与极其妥协的认识相冲突。高级劳动，当其生产物底价值形成时，应以如何的比例，换算为单纯劳动，并不是由于内在于高级劳动的任何的属性，先天地被决定了的，而且也不能被决定的，决定这个的，不外事实上的结果，事实上的【一〇七】交换关系。马克思自己说，“其价值却会使那个商品与单纯劳动底生产物同样的”，又指示出“在生产者底背后，决定种种的种类的劳动，在被换算为当作其尺度单位的单纯劳动时的种种的比例的，一种的社会的过程”，因此，这些比例，称为“好像由习惯给予了的東西似的”。

在如此的条件之下，作为换算尺度底决定要因，拿了“价值”及“社会的过程”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如其将别的事情全然置诸度外，那末，这是赤裸裸的、纯然的、说明底循环的意思。说明底对象，当然，不能不是商品底交换关系。例如，费了雕刻家底一日底劳动的小雕像，为什么被与费了叠石工底五日底劳动的一车的乱石相交换，而被与费了十日底劳动的较多的乱石或者只费了三日底劳动的较多的乱石相交换。马克思对于这一点，向我们如何说明？他说：其交换比例，是这个比例，决不是别的比例。为什么呢？因为雕刻家底劳动底一日，可换算为单纯劳动底五日。那末，为什么这正可换算为五日呢？他回答：这因为经验明示着，由于一种社会的过程，可以被如此换算。那末，这所谓社会的过程，是怎样的东西呢？这是可以说明的，即将雕刻家底一日底劳动生产物，在其价值上，与普通的劳动底五日底生产物，放在等位上的。如其假定事实上，雕刻家底一日底劳动，只被与二日底单纯劳动底生产物相交换为原则，那末，马克思将承认一对三的换算标准为适合于经验的标准，而命令我【一〇八】们罢。又将以这换算标准为根据，说明一个小雕刻正被与叠石工底三日底生产物想交换，而不被与较多的生产物或较少的生产物相交换，及不得不如此的理由罢！总之，关于由如此的方法，为什么不同的种类的劳动被以甲或乙的比例相互地交换这本来的原因，我们全然不知道。说话，虽其只一点点不同，马克思所说的，归于这些的生产物，因为在经验上如此地被交换，所以如此地被交换！

顺便，还请注意下面的事。就是，马克思底亚流——怕认识着适才上面所讲述的循环——试着将复杂劳动向单纯劳动的换算，放在别的某实在的基础上。格

拉勃斯基 (Grabski) <sup>28</sup>说 “复杂劳动底一小时包含单纯劳动底数小时，这决不是假定，而是一个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如其期望首尾一贯，那末，为获得熟练而费的劳动，也不能不加入计算中”。

我以为：这个说明也完全不充分的，这是无须多讲便明白的。对于在实施劳动上，加上与它成比例地分配的修业劳动的可除部分，我并不反对。但复杂劳动对于单纯劳动的价值底差异，能够由于如此的附加部分而被说明的，只是其附加部分底大小，与其差异底大小相一致的场合，这是明白的事。例如，在上述的例中，在雕刻家底一小时的实施劳动中，包含着五小时的单纯劳动的，只是对于各【一〇九】一小时的实施劳动，四小时的单修业归属它的场合。或者，试换算为较大的单位，只是一个雕刻家，在因修业与实施，供献于其职业的五十年的生涯中，为能十年间作实施劳动，所以不能不于四十年间修业的场合罢。单如此的关系，不，即令单单近似地与这相类的关系，在现实上发生，怕谁也不主张的罢。因此，我抛弃亚流们底明白的不充分的穷窘的假说，再回到大思想家本人底说头上去，试再举一例。以例示这种种的谬误的种类及意义。我以为，马克思底错误的推论方法，在这个例子上，最明白的显示了出来。

就是，与马克思底议论，正确地由于由于同一种类的议论，交换价值底原理与尺度存在于商品底物质内实之中的命题，换句话讲，商品与在它底里面体化了的物质质量相比比例而被交换的命题，也可以主张及辩护。就是，取某种商品形态的十基罗的物质相交换，这也可以主张。人们当然对于如此的主张，以为这明明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例如，十基罗的金子当然不能与十基罗的铁相交换，而可以和四万基罗的铁或者有着以上的重量的煤相交换。将如此地反对罢；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将效仿马克思底模范，下面那么抗辩罢。在价值形式上，重大的的是普通的平均物质底内容。这尽着尺度单位底内容。这尽着尺度单位的任务。高级的精良的贵重的物质，“只是被看做自乘了的【一一〇】或宁说是倍加了的单纯物质，因而高级物质底较小的分量，等于单纯物质底较大的分量。如此的换算，不绝地进行着，这是经验所明示的事。即令某商品由极精良的物质而成，其价值却会使那个商品与由普通的物质而成的商品同样的，因而，其价值自身只是表示着普通的物质底一定分量”。一种的“社会的过程”——关于其在实际上存在着的事，的确不能怀疑——不绝地，例如，将金地金一磅换算为铁的地金四万磅，将银地金一磅换算为铁地金一千五百磅。金子，例如，或者由普通的金工加工，或

<sup>28</sup> Deutsche Waste, 15. Jahrg,t Hef 3, März 1895, S. 155



者由大工艺家之手加工，那末，在物质底品位上，使发生了这以上的差异。习惯，基于特殊的换算尺度，经验的底，对于这差异，给与相当于它的评价。因而，即令一磅的金地金能与四万磅的铁的地金相交换，又绥尔利尼（Benvenuto Cellini）所造的相同的重量的金的大杯子，能与四万磅的铁的地金相交换。这也并不是商品能比例于其所表示的“平均物质”相交换这命题底侵害，实是其确证！

无心的读者，在这些议论中，再认识马克思底处方底二成分，并不感到困难罢。就是，能再认识以“被看做”的用语替换了“存在着”的用语这回事，及将换算尺度——这正是有被说明的必要的——从社会间事实上的交换关系中取来的循环的说明罢。

如此地，马克思弥缝了对于他底理论的最甚的事实底矛盾。——这在辩证法上，是非常巧妙地【一一一】进行的，这是不能争的事；但就事件本身来看，当然，又必然地，是完全不充分的方法。

但这些理论，——其显著的程度虽则少些——存在着与实际经验不一致。这些的所谓不一致，是当决定实际的财货价格的时候，由资本投下底参加而派生了来的，如上所述，与李嘉图在“关于价值”这一章底第四节上论述的同一的。对于这些的不一致，马克思用别的战术。他对于这些，暂时完全闭住了他底眼睛。在第二卷中，对于这些，全然置诸度外。他有如这些的不一致并不存在那么做去，通过第一卷第二卷底全体，前提的地将这些抽象了去。就是，他通过其价值底理论底这以上的说明底全部，又在展开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场合，也同样地，总是从商品，在现实上，照其价值底原状那么，即比例于被体化在商品之中的劳动而交换的，——一部分被在暗默中固执着，一部分被明瞭地说明着的——“前提”出发。<sup>29</sup>

他将作为其前提的舍象，也再与非常巧妙的辩证法的议论结合起来。在从理论上的原则的乖离中，存在着即令理论家将它舍象了去，而实际上却并不差的东西。以原则的永续的状态为中心【一一二】的市场价格底偶然的又暂时的诸变动，属于它。马克思在叙述那想将价格底从价值的乖离舍象了去的主旨的场合，并不忽略使读者注意于，如“其涨跌被相补整”“在作为市场价格底内的正规的平均价格中，自然還元自己”的“市场价格底不绝的振动”，不能不蔑视我们底议论的偶然的事情上。<sup>30</sup>

---

<sup>29</sup> 例如，在一卷一百四十一页——一百四十二页，一百五十页，一百五十一页，一百五十八页及其他许多的地方；又在第三卷底开头，即二十五页，一百二十八页，一百三十二页。

<sup>30</sup> 例如一卷一百五十页，注三十七。

他由于给与如此的理论，获得读者对于他进行的舍象的承认。但是实在，他在这个场合，并不是单单舍象了偶然的变动的，对于成为其存在底应该说明的原则本身底成全的(integraierende)要素的，全然固定的，永续的，典型的“乖离”，也舍象了去这个事实，在没有充分的作详细的考察的读者，没有考虑过。于是，如此的读者，对于著者底值得课以死罪的方法上的罪，不把任何的疑惑地看过去了。

在科学的研究上，如其蔑视应该说明的本身，那末，这在方法上，是值得课以死罪的罪。现在，作为马克思底剩余价值理论底目的的，不外于给与适应于他底主张的资本利润底说明。资本利润，存在于商品价格底，从其单纯的劳动费用额的，不断的乖离本身之中。因此，如其蔑视这些的“乖离”，那末，【一一三】便成了蔑视应该说明的东西底主要部分本身。我在十二年以前，对于马克思自己及以同样的方法犯了同一的谬误的洛特倍尔托斯(Rodbirtus)非难这相同的方法的谬误。<sup>31</sup>

希望准许再录当时的我的批评底结论。“他们（榨取说的信奉者们）主张一切商品底价值基于被体化在他底里面的劳动时间的法则。这在其次的转瞬间，将与这个‘法则’不相调和的一切的价值形态，例如作为剩余价值而归属于资本家的价值差额，作为‘违反法则的东西’、‘不自然的东西’、‘不正当的东西’而攻击，因为奖励着使它根本绝灭。如此，他们为要宣言这价值法则是普遍的东西，便蔑视例外。其次，如此他，骗取了这普遍妥当性之后，他们为要在例外上，盖以违反法则的印章，更注意到了这例外。这种的推论方法，与承认多数的蠢人存在着，蔑视贤明的人也存在着，如此，达到了‘凡人都愚蠢’这‘普遍妥当的法则’，于是要求根本绝灭‘违反法则的’存在的贤明的人的论法，实际上，是一样的”。<sup>32</sup>【一一四】

当然，马克思由于舍象的诡计，在其说明上，大得到策略上的利益。他“前提的地”，从其体系中排除了搅乱的现实。因此，在能够维持如此的排除的限度内，他与现实，决没有冲突的事。这回事，就第一卷底残余的部分，——这成了第一卷底最大部分——第二卷全部及第三卷底最初的四分之一，是可以讲的。在马克思学说底这个中流的部分，其论理的展开与连结之流，以真使人赞叹的完结性及内面的一贯性，流动着。自这里，马克思被许可用正确的论理。为什么呢？

<sup>31</sup> 关于洛特倍尔托斯，请看我在 *Geschichte und Kritik*, S. 356 ff. 中的详细的说明，尤其是三百五十八页——三百五十九页中的注四。

<sup>32</sup> 前举书三百九十二页。



因为他由于“没定前提”，预先使事实与他底思想相一致，能够对于这些的事实没有冲突的事，而忠实于自己的思想。在被许可用正确的论理的地方，他又具备着用它的，且以优秀的方法来用的能力。他底体系底出发点，不论如何错误，单这些的中间部分，由于其罕见的内面的一贯性，将永远地确保作为第一流的思想家的学者底声名罢。又曾经好好地突破了马克思底体系底混沌的最初的部分的读者，关于内面的一贯性，通过在大体上真无隙可击的这长长的中间部分，得到可熟悉马克思底思想世界的时候罢；又对于甲从乙乙从丙地继续着，真正心情很好地流出来，秩序整然地，被组织为一个的全体的种种的思想过程，得到至于怀抱信赖的时候罢。——这回事，作为副作用，在马克思学说底实际的影响上，确凿得益不少。如此地，被强使接受马克思在第三卷中终于不能不提出的那个苛刻的要求的，是信赖之【一一五】念强固的读者。

无论怎样长久地延期，不知什么时候，马克思曾经，对于现实生活的事实，不能不张开了眼睛，结果他不能不在其读者之前，自白了下面那么的事，就是，不能不自白：商品，在实际生活上，不被比例于体化在这些商品之中的劳动时间而交换，且不被原则的地又必然的地相交换，却随应着投下的资本要求较小的平均利润额或要求较大的平均利润额底如何，某部分以这比例以上，又某部分以这比例以下而被交换；简单的讲，与劳动时间相并，资本投下也成为商品底交换关系底同格的一决定原因。在马克思，从这件事，发生了两个困难的课题。他第一，在其读者之前，不能不证明他在最初及其后的非常长的时期所说的，劳动成为交换关系底唯一的决定原因之为正当，又第二，他——这怕是更困难的课题罢——对于与他底理论正相反的事实，不能不给与读者以理论的说明。这个说明，在他底价值理论中不残剩地收纳，是不可能的事，这是明明白白的事；但在别一方面，总之，这与其理论相矛盾，是不行的。

在作这些的证明的场合，不能以正当的真实的论理来进行，这是明白的事。我们现在，对于体系底混乱的最初的部分碰到了正好成为一对的东西。在其学说体系底最初的部分，马克思因为便想【一一六】演绎那从事实来演绎不可能的一定理，一部分歪曲事实，一部分——这是大部分——歪曲论理，于是，不能不忍耐着犯了到底不能信耐那么的若干的思考上的错误。现在，来反复同一的事态。在长长的二卷中，单单这一点，因而又并不被搅乱地支持了来的定理，现在再面对了事实。这个事实，与在最初的部分中一样，与其定理不相调和，这是当然的事。但体系底调和，还不能不保持。因此，不外于再将论理来牺牲。因此，我们在马

克思底体系中，目击了下面那么的情景，这一看虽似不可思议，但在上述那么的条件之下，原本完全是当然的事。就是，由其范围来讲，占着其体系底大部分的部分，显示着与其著者底思考力相应的严密的一贯的论理的杰作；但在两个可惜的决定的处所，使伴着难于信赖那么的根据薄弱的又粗陋的思考行程，混入于其体系中。其第一次，是在体系的发端，即在理论开始与事实相分离的场合；第二次，是在终结了第三卷底最初的四分之一，事实再被推进读者的视野中的场合。在这里，主义被考察的，是第三卷的第十章（一百五十一页——一百七十九页）。

其内容底一部分，是我们已经悉知而且批判的地方。就是，马克思对于在生产价格的法则及“价值法则”之间有矛盾存在着这非难的，自己辩护。<sup>33</sup>【一一七】

剩下的，是第十章底第二个课题，就是，在将马克思也顾虑到<sup>34</sup>现实的状态的生产价格的理论，导入其体系中的场合的，理论的说明上，来看一下。

这个考察，导引我们，向教训最多的，又对于马克思底体系最特征的问题之一走去，就是，向他底体系中的“竞争”底地位这个问题。

### 三

所谓“竞争”，如曾经表示了，是对于导引市场交易者（Marktparteien）底行动的，又因此影响价格底形成的，心理的原动力及诸动机底一切的，一种的总括名称。想购买的人，当他购买时有着追随着它的诸动机。他在从最初的场合，对于用意着提供了也好的价格底高低如何的，对于他的一定的规准，由这些的动机中产生了。同样地，卖者及生产者也有着一定的动机；这个动机，使他对于自己底商品，决定，如其一定的价格便放手，如其别的价格便不放手；如其在一定的低的价格【一一八】上，便继续其生产，又甚至扩张，如是别的高低的价格便停止生产。在买者及卖者的竞争上，这些的原动力及决定原因，便吻合了。因而，说明价格形成而以竞争为论据的人，毕竟，成了以在一个的综合名称之下，导引市场底两交易者的一切心理的动机及原动力底作用为论据。

但是马克思在大体上，对于竞争及在竞争中作用着的诸力，在其学说体系中，

---

<sup>33</sup> 参照前述。

<sup>34</sup> 当然，我在这个场合，对于比较小的见解的不同，将它置诸度外。尤其是，通过本论之全体，我对于评价那关于“费用法则”的思考所有的微妙的差异，不，甚至于将它作为问题的事，也丢开了。



尽力苦辛地想给与从属的地位。他或者蔑视这些，或者，至少，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尽力想减轻其影响的种类及程度。这回事，在种种的机会中，以断念了的方法来进行。

第一，他已在演绎其劳动价值法则的场合，进行着。如其是无心的人，谁都知道着而且看到，被使用的劳动量及于财货价格底永续的形态的影响，——这个影响，当然，如马克思底价值法则所主张的那么，没有排他的性质的。——只由于需要供给的作用即竞争，而被媒介的。在孤立的交换，又独占的场合，全然不比例于被体化了劳动的价格，能够出现（即令将投下资本的要求，置诸度外）这件事，马克思也当然知道着。但他最初，当演绎其价值法则的时候，并没有讲到这一点。如其他讲到这一点，那末，在竞争的旗子之下作用着的一切的动机与要素中，说正只有劳动，对于价格底高低，给与唯一的决定的影响，这是以如何的方法，又是通过如何的中间连锁的，进一步的问题与研究，便不能被【一一九】丢开了吧。在这个场合不能回避的前述的诸动机底完全的分析，必然超越那在马克思能是很适宜的程度，强有力得多地，使商品底使用价值显示出来；又在与前不同的姿态上，显示许多的事件，又，最后，马克思在其体系上，任何的意义都不想承认的许多的事件，将从新指示了出来吧。

因此，他在如其他想组织地，完全地将其价值法则树立基础的话，那末将被课以说明竞争底媒介的任务吧这么的机会中，先没有一句的断言地，将这一点拔除了。到后来，虽则讲到这一点，但从其讲到的场所及样式上来看，并不是将它作为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来叙述的，在粗杂的附随的诸论述中，多多少少如自明的某物那么，并不苦心于给与任何较深的基础底树立。而以仅少的言词来叙述的。

马克思最简洁地记述那些事实的场所，是第三卷底一百五十六页。他在那里，以为商品以与其“价值”即被体化了的劳动时间明明一致的价格而被交换，这以下列的三个条件为必要。1、商品底交换，并不单是“偶然的東西或者单单时常能遂行的東西”；2、商品，“以从两方面，明明适当于充足相互的欲望的比例量，而被生产。这件事，是关于贩卖的相互的经验自然地得到的，是作为连续着遂行的交换本身底结果而产生的”；3、“使契约当事者底一方能在价值以上地贩卖的，又使不得【一二〇】已在价值以下地贩卖的，任何的自然的又人为的独占也并不存在”。如此地，马克思对于生产，将经验上的贩卖，即使适合于购买者底欲望的程度那么地长久地继续了来的活泼的相互竞争，作为其价值法则才能作用的条

件而要求着的。我们对于这章句，得好好地留置在记忆中。

这以上的详细的基础底树立，在这一页中，并不被附加着。反之，在这一段底稍后，马克思关于竞争，关于这两“方面”，即需要供给，及关于竞争对于价格形成的关系，在比较上最详细地论述的这个论述底中间，他作为“**对于这两个社会的原动力，以及较深的分析，在这个场合，并不适当**”，明确地回避着这一点！<sup>35</sup>

但是，不只如此！为了更绝灭需要供给对于理论的体系的意义，又恐怕是为了使他底忽视这些的要素成为正常吧，马克思考了一个特异的可注意的理论出来。关于这个理论，他已经在这以前，时常论述到，但他展开了它的是在于第三卷底一百六十九页与一百七十页。他从下面那么的事出发。就是，这两个要素中之一，如其超越别的要素，例如，如其需要超越供给或者其相反，那末，由那成为市场价格底“**变动中心**”的“**市场价值**”乖离的，变则的市场价格，便被形成。反之，如其商品可以以其【一二一】正常的市场价格而贩卖，那末，需要与供给，不能不相互正好一致。在这一点上，他结合以下面那么的可注目的议论。

“**需要与供给，当其归到相互均衡的时候，便不起作用了。……当两个的力，在相反的方向，均等的作用着的时候，两者相互地抵消，对外部便不给予任何的影响。于是，在这个条件之下发生的诸现象，可以从这两个的力底干涉的以外的方面来说明。需要与供给，当其相互地抵消的时候，已并不说明什么东西。这在市场价值上，已不生影响。市场价值，为什么，只由于某一定的货币额来说明，而不由于别的货币额来说明呢？我们关于这个问题，似坠入五里雾中**”。因此，由于需要供给底关系，从一个的力优于别的力这件事情上使发生的“**从市场价值的乖离**”，虽能说明；但市场价值底高低本身，不能说明。

马克思底这个奇妙的理论，正很适合于其体系，这是明白的事。如其关于永续的价格底高低，从需要供给的关系上，绝对地什么事情都不能说明，那末，马克思在其基础理论上，并不这以上地注意这些不重要的要素，而便把他所考虑的，对于价值底高低给与现实的影响的唯一的东西的要素，即劳动，导入于其体系中，这当然绝不足惊异。【一二二】

但是，我以为，这个奇妙的理论之为完全错误，这也是同样地明白的事。这个理论底论证，如在马克思底场合常常如此的那么，立脚于言词的游戏上。

在某商品以其正常的市场价值来贩卖的场合，在一种的意义上，需要与供给

---

<sup>35</sup> 三卷一百六十九页。



不能不相互地均衡，换句话讲，在这个价格上，与被供给的商品正相等的量的商品，在有效地被需要着：这是全然正确的事。但是这件事，并不是只在正常的市场价值上的贩卖的场合能够说明，在一切的价格的场合，就是在乖离的变则的市场价格的场合，也能够说明的。更进一步，需要与供给是伸缩的量，这是谁也充分地知道的，马克思自己更充分地知道着。实际上，在交换的需要与供给之外，“**被排除了的**”需要与供给，常常存在着。就是，对于相同的商品，是为了自己底欲望而要求的，但是较有力的竞争者或者不愿提出规定的价格，或者不能提出，有这么的许多的人存在着；又对于被要求的商品，虽则想同样地提供，但如其不是比现在的市场上能够成为问题的价格，较高的价格，并不想提供，有这么的许多的人存在着。需要与供给“**归于均衡**”这句话，就总需要与供给来看，全然不适宜。只是在达到了交换目的的部分，是完全的。但最后，市场底机构底任务，正在于从总需要与总供给之中选择得到交换目的的部分，及这选择底最重要的手段是价格形成：这也是周知的事实。在被卖出以上地，许多的商【一二三】品被买进，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只有从需要供给的两个方面的，同数的卖买希望者（或者等量的商品底卖买希望者），能够达到交换目的。这些数底选择，下面那么进行。就是，价格被使自动地变化为排除两个方面的过剩人员那么的一种高低；作为其结果，价格，同时在过剩的购买希望者成为太高，在过剩的贩卖希望者成为太低。在这个价格底高低决定上，不独达到交换目的的竞争者，那被排除了的竞争者底状态也关与着。<sup>36</sup>

因而，从达到交换目的的需要供给部分底相等，推定由需要与供给而发生的作用是全然被止扬的，这单由上述的理由也是错误的。

但这由于别的一理由，也是错误的。关系于价格形成的，假定只是数量上在均衡状态中的达到交换目的的需要供给部分，便说，所以正好保持均衡的诸力便“**不作用着**”了，这是全然错误的又非【一二四】科学的假定。反之，被达到的均衡状态，正是这些的力底作用。又作为我们底问题，如其在于随应其一切的特殊性——属于这特殊性的显著的，是被看到均衡的水准高低——说明这均衡状态，那末，这说明，并不是如马克思所考虑的那么，只“**由于这两个的力底干涉以外**

---

<sup>36</sup> 据较详细的分析所显示的，价格，不能不在所谓“限界对偶”的货币的评价指数之间的一点上来决定。就是，达到交换目的的购买者底最后的人，与已被排除了的购买希望者底最初的人，对于某商品，当行将决定的时候，打算着提出的金额，及达到交换目的的贩卖者底最后的人与已被贩卖中排除了的贩卖希望者底最初的人，对于其商品，当行将决定的时候，打算着这便将满足了的金额：不能不在这两个金额之间的一点上来决定。详细，请参照拙著资本底积极理论二百六十六页以下。



的方面”能够进行的，反之，只由于保持均衡的力底干涉，才能进行。总之，如此的抽象的诸命题，由于引用实际的例子，最能阐明。

假定我们放轻气球。当它充满着比大气还稀薄的气体的时候，可以上升，这是谁也知道的。但是，它并不是无限制地上升的，到某一定的高度便不上升。以后，在气体底漏出及其他的作用不使其状态变化的限度内，便在那个高度上留着。那末，这升腾高度，如何地被调节，又以如何的要素而决定呢？这也是全然明瞭的容易看到的事件。大气底密度，随着向上行而低下。轻气球底上升，只在围绕着它的空气层底密度比轻气球自身底密度为大的时候。因而，轻气球底密度与围绕着它的空气层底密度，到正好得到均衡，轻气球便停止上升。于是，轻气球，自己所充填之气体底密度越小，越是上升得高，又，与轻气球有着同一密度的空气层，在大气中，越是在较高的地方，越是上升得高。在如此的条件之下，升腾高度底说明，除了以一方面轻气球，别一方面与大气相对的密度为论据之外，便没有方法【一二五】了，这是明白的事。

但如其从马克思底思想圈内来看这一点，将成如何说明的一回事呢？在上升尽了的升腾高度上，轻气球底密度与围绕着它的空气底密度的两个力，正保持均衡。这些的力，“因此没有作用”；这些，“并不说明什么东西”；这些，在升腾的高度上，“没有影响”。因此，如其想说明升腾高度，那末，我们非“从这两个的力底干涉以外的方面来说明”不可。原来如此。但是，那末，是由什么来说明的呀？！

或者，取别的例来看，当称量某物体的时候，天平显示着五十基罗，天平底这个状态，如何地能够说明呢？由于被称量的物体底轻重与被用于称量的锤子底轻重底比例，不能说明。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的力，在现在成为问题的天平的状态上，正保持平衡，所以没有作用。因而，从这些底比例上，全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就是，天平的状态，也不能说明。

这个谬误，是全然明瞭的。但在马克思论述的，需要供给及于永续的价格的影响可以蔑视这个说明底根柢里，存在着这种的谬误，这也是不逊于上述的谬误地明瞭的。但希望不要误解：我底意思，并不是单拿出来需要供给的公式来，便可给予永续的价格底完全而可满足的说明的。反之，如在别的场所常常讲述的那么，由于需要供给这惯用语，精密地分析那只是大概地总括的起了名字的诸要素，【一二六】严密地确定其相互的影响及程度，于是，必须进于对于价值底永续的状态本身的某特殊影响底被归属的诸要素底认识，这是我底见解。但如要给与如此



的更根本的说明，由马克思否定了的需要供给关系对于价格形成的影响，是必要的中间连锁。就是，如此的说明，从这个问题上，并不是进于旁面的，而是贯穿其中心以进行的。

再回到本论上去。我们由于种种的例证，看到了马克思如何地，努力着将需要供给的影响，强推到其体系底背后去。其体系，在终结了第三卷底最初的四分之一的地方，进行那值得注意的方向转换，马克思便碰到了下面那么的课题。就是，商品底永续的价格，为什么并不倾向于被体化了的劳动量，而倾向与它相乖离的“**生产价格**”，碰到了应该说明这个理由的课题。

马克思说明过，惹起这回事的力量，是竞争。竞争，随着资本底有机构成底不同，就于不同的生产部门，将本来不同的利润率均等化为一般的平均利润率<sup>37</sup>。因而，与它相关联的价格，不能不永续地倾向那得到相等的利润的生产价格去。

关于批判这说明。得先确定重要的二三点。【一二七】

第一，以竞争为论据，明明是，在内容上便是以需要供给的作用为论据的意思。马克思在他最简洁地记述由于资本底竞争的利润率均等化的过程的，我曾经引用的场所（三卷一百七十五页——一百七十六页），以为在事实上，全然明瞭地，由于“**使不同的生产部门中的平均利润归于均等，因以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那么的需求比例**”使产生了这个过程。

第二，确实的事实是，关于这个过程成为问题的，并不是以对应着最初的第二卷底价值理论的重心为中心的，就以被体化了的劳动时间为中心的单纯的变动，而是使价格，**决定的移动到别的永续的中心即生产价格去这个事实**。

于是，现在，问题便继续地发生了。

如其如马克思所讲的那么，需要供给的关系对于永续的价格底高低，不给与任何的影响的，那末，如何与这关系成为同一物的“竞争”，能够成为使永续的价格底高低，从“价值”的水准上，移动到与它非常乖离的生产价格的水准上去的力呢？

如此太苦心地，到犯着对于理论的矛盾的为止，以竞争——使继续的价格，从被体化了的劳动这适合于理论的重心，移动到别的重心上。——作为“救命王菩萨”（Deus Exmachina），而诉诸【一二八】于它，实在，这不是显示了非本意地告白了下面那么的事情的吗？就是，支配着现实生活的“社会的原动力”，是其中包含着交换关系底基本的而不能使还原为劳动时间的决定原因，且使它作用的，

---

<sup>37</sup> 参照上述。

因而，又作为横在交换关系底基础上的东西，劳动以外任何的都蒸馏不出来的，这个马克思底本来的理论中的分析，是不完全的，不适合于事实的东西。

马克思又自己说：商品，只有活泼泼的竞争存在着的时候，明明照其价值那么被交换。我们好好地留心着这句话。<sup>38</sup>

如此，他在这个时候，以竞争作为有着将商品底价格推向其“价值”的倾向的一要素，而诉诸于它的。但现在，却教导我们说：竞争，正相反，是将商品底价格，从其“价值”上引离开来，推向到生产价格上去的力！对于这些的立言，——而且，这些，恐怕是在那以为在应负不幸的声名的运命中的，第三卷第十章这同一的章中的——果有着调和之道吗？恐怕马克思以为，一个命题对于原始状态是妥当，别一个命题对于发达的近代社会是妥当的，在这一点上能够找到调和之道的吧；但如其如此，我们可不是不能不下面那么反驳吗？就是，他在其著作底第一章中，可不是对于其劳动价值论，并不从鲁【一二九】滨逊岛底状态来演绎，而从“资本家的生产底方法支配着”“其财富怕作庞大的商品底大集成而显现”的社会底状态来演绎的吗？又他通过其全著作，可不是要求我们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光下眺望而且批判近代社会底状态的吗？但是，我们如其请问，依据他自己底主张，应该在什么地方找求，近代社会中的其价值法则底妥当领域，那末，这个探究是归于徒劳的。因为，在这里，是竞争或者存在着，或者不存在；在前者的场合，商品都并不能随应着其价值而交换，这是马克思在三卷一百五十六——一百五十七页中叙述过的，在后者的场合，据马克思在三卷一百七十六页所叙述的，商品并不能随应着其价值而交换，却依据其生产价格而被交换！

如此，在不幸的第十章，是矛盾又矛盾的。我并不要将充满着这一章的细微的矛盾及不正确的诸点，全由于以上地列举把这应经弄得很长了的这个研究，来弄得更长。我以为，如其能细心坦怀地来讲这一章，谁也感到这是在堕落着的吧。在这里，我们看到，代替那极严密的有含蓄的慎重的表现方法，在马克思底著作底有光彩的部分我们看惯的铁一般的坚固的论理，而是不单在推论上甚至到术语底使用上为止的，不正确与乖离破碎。例如，需要供给的观念，被不绝地变更；有的时候，正当地作为有着强度的差异的伸缩着的量来考察；有的时候，依据早已克服了的一个“俗流经济学”底【一三〇】最坏的模范，作为单纯的是来考察：这不是太甚了吗？又关于出现于市场上的商品量底种种的部分在不同的生产条件之下而生产的场合，市场价值由如何地要素来支配的说明等，是如何的不充分，

---

<sup>38</sup> 参照本书口口口页。



而且欠缺一贯性呀。等等。

如此的现象的原因，单在这一章是由于渐入老境的马克思写的这一点上，是不能看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其后的部分还有着象样的论述。又这不幸的一章，——就其内容，实已在第一卷中，已经分散地表现过<sup>39</sup>——定然早被考察着的。

如其以为马克思底记述在这里混乱，动摇着，是想避免那陷于明白的矛盾中及撤回自己底说头，那末，是因为不能明瞭而且严密地记述的缘故。如其他在这里——在这里，他是从实际生活中看到的现实的交换关系出发的。——也以与在第一卷、第二卷中将劳动价值的假说追求到其究极的论理的归结为止的场合的同样的严肃及彻底，来阐明这现实的交换关系，又如其对于“竞争”这惯用语，由于进行在如此的总括名称之下作用着的“社会的诸原动力”底慎重的经济心理的分析，而给与科学的内容，又如其他在一种的中间问题不被阐明，一种的结论不被追求到其究极为止，或者【一三一】一种的关系被以为是不明瞭或矛盾着这种事情存在的限度内并不停步而休息，——当面的第十章底几乎一切的话，如此地，促进着较深的探求或阐明——那末，马克思正将一步一步地跑向那树立内容上全然不同的体系去吧，又将不能避去他底本来的体系底，根本诸命题底明白的矛盾与撤回吧。使马克思能够避去这矛盾与撤回的，只是隐藏与暧昧及与不明瞭。马克思当明瞭地拒绝社会的原动力底较深的分析的时候，即令没有意识到，也定然本能地感到这回事。

据以上所述，我相信是显示马克思底一切谬误、矛盾、不明瞭底 Alpha 并 Omega 的。他底体系，对于事实，并没有保持着一种强固的紧密的接触，马克思对于其基础原理，并不是由于健全的经验底帮助乃至坚实的经验心理的分析，而从事实中得到的，只是在不自然的辩证法底不巩固的地盘上，对其体系树立了基础的。这是马克思对于在萌芽中的他底体系所犯的极大的罪恶。这以外的罪恶，都是必然地从这上面发生的。体系，对着某方向树立秩序；事实，取别的方向进行。因而，事实在这里那里，是与体系交叉的。每一次，根源的罪恶，使产生新的罪恶。这个冲突，给人家知道，是不行的。于是，或者在不明瞭与暧昧中掩覆事实，或者以与在出发点中同样的辩证法的技巧来歪曲事实，又在这些事情都无用的场合，不消说，便犯了自己撞着。这是马克思底第三卷第十章底特征。这是将那从被蒞去【一三二】了的恶种必然地产生的收获，拿到长长的迁延之后了来的！

【一三三】【一三四】

---

<sup>39</sup> 例如一卷一百五十一页脚注三七，二百十页注三一。

## 第五章 松巴脱底拥护论

最近，马克思有一个聪明的同情者和拥护者，他便是松巴脱。<sup>40</sup>

这个拥护论，同时显示着一个特异的性质。就是，他为要拥护马克思底学说，先对于其学说给与了新的解释。

我们便推进到其要点中去吧。松巴脱承认，马克思底价值法则，如主张是与经验的事实相一致【一三五】无疑是错误的；又甚至提供了对于这一点的非常敏锐的论证根据。<sup>41</sup>

他关于马克思底价值论，有下面的话（五百七十六页）。这“在以资本主义的方法来生产的商品底交换关系中并不显现”，这“……对于市场价格被导引这么的东西，并不表示出来”，这“同样地并不尽了社会年年生产物底配分中的分配要因这种任务”。这，总之，“不论在什么地方并不显现在现象中”（五百七十七页）。这个“被追放了的的价值”，实在，“只有着一个避难所，就是，经济理论家底思维这个避难所。……如其寻求显示马克思底价值底特质的标语，那末，可以下面那么说吧。就是，他所说的价值决不是经验的事实，是一个思想上的事实”（五百七十四页）。

我们便来考察“这个思想的存在”这东西，在松巴脱所作的解释上，是什么意思的东西。但在作这考察之前，先在松巴脱承认马克思底价值在现实的现象世界中决不存在这一点上，来稍稍停一下脚步吧。我对于马克思派承认这样的承认，很感到兴趣。我们即令怀疑这一点也不妨。所以这么说，实在因为，松巴脱自己不能不引用由马克思派底阵营中发出来的下面那么的呼声。这便是为殊密特（C. Schmidt）底说头所敦促，对于上面那么的见解，预先抗议了的。就是，“价值法则，……并【一三六】不是我们底思考底法则。……价值法则，实是非常地有着实在的性质的。这是人类底行为底一自然法则”。<sup>42</sup>

又马克思本人，究承认这样的承认与否，在我也以为很是疑问。关于这一点，松巴脱也以值得感谢的直率，在读者之前，提示了使马克思是承认这一点的吧的解释，成为他底章句全系列之困难之点。<sup>43</sup>

<sup>40</sup> 请参常常提到的下列的论文：Zur Kritik der Ökonomischen Systemen von Karl Marx, Archiv für soziale Gesetzgebung und Statistik, Bd. VII, Heft. 4, S. 555 ff.

<sup>41</sup> 参照本书口口口页以下。

<sup>42</sup> Hugo Landé Neue Zeit, XI., S. 591

<sup>43</sup> 前举书五百七十五页，其次五百八十四页以下。



我以为，这个解释，与马克思底学说底文句及其精神，全然不一致的。

总之，我们只要能够虚心坦怀地，读马克思展开其价值理论的诸说明，便行了。他底研究，像他自己说明着那么，以“**资本主义地被组织，其财富作为一个非常庞大的商品底大集成而显现的社会**”为基础，从商品底分析开始的（一卷九页）。

“为探索”价值，他从商品底交换关系出发（一卷二十三页）。我要问：是从现实的交换关系呢，还是从空想的交换关系？如其他所讲的及思考的是后者，那末，恐怕任何的读者，对于这以上地追求如此的无用的思辨，都不以为有用的事吧。事实上，马克思，……虽则当【一三七】然没有这以外的路——以极明确的语调，论列了现实的经济世界底诸现象的。

他说，两个商品底交换关系，常常可用一个方程式，即 1 夸脱小麦 = a 真脱奈尔的铁这个方程式，来表示的。“这个方程式，是什么意思呢？是有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物，存在于这两物之中的意思”，“两者，只要他是交换价值，都不能不是能够还原为这第三者的东西”。这第三者这东西；如在其次的页中所显示，是等量的劳动。

在那在交换上置于等位的物品中，存在着等量的劳动。又这些物品，不能不是能够还原为相等的劳动量的，如其以如此的语调来叙述，那末，这是主张这里所讲的关系，是不单存在于思想中的，是在现实的世界中被看到的。我们单单一思考下面的事件便明白了。就是，如其马克思与当时的议论相并，对于现实的交换关系，想作为原则，树立那不同的劳动量底生产物，是能相互交换的说头，那末，他底当时的议论，当然，全然是不可能的事了吧。如其他承认如此的思考，——正在他不承认这思考这一点上，横着与我对于他非难这一点的事实底分裂。——那末，他底结论，将不能不全然成为别的东西了吧。在这个场合，他不能不说明所谓交换中的等置关系，决不是真正的方程式，又这并不是使推定那存在于“有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物”能被交换的物品之中的吧！或者，不能不达到被探求的【一三八】同一的大小的共通物，不是劳动而且不能是劳动的结论吧。不论哪一者，他进行现在进行着的那么的推论，是不可能的事吧。即令在其后，马克思也在无数的机会中，以讲述事实那么的语调，叙述着他底所谓“价值”，是横在交换关系底基础上的，藉此，相等的劳动量底生产物即“等价物”被相互地交换的。<sup>44</sup>

---

<sup>44</sup> 例如在一卷二十五页中，以为等价物 = 可以交换的东西。“麻布只有作为价值看的时候，才能够和那称作为价值相等的东西看的衣服，或者和那称作为可以和麻布交换的东西看的衣服，发生关系。……”“如其衣服作为价值物弄成等于麻布，那末，附着于衣服中的劳动，便弄成等于附着于抹布中的劳动”。再请参考其次的诸页。二十七页，三十一页（衣服与麻

【一三九】

又他在许多的地方，——其中有一些，松巴脱自己（前举论文五百七十五）也引用着——主张：他底价值法则、是“如房屋向着人底头上崩落的时候的重力底法则那么”，有着“强制地贯彻自己”的一个自然法则底性质与力的。<sup>45</sup>

就是在第三卷中，他完全地明瞭地指示出，“诸商品，藉以能相互交换的价格，为略略与价值相一致”而不能不给与的实际的诸条件（这归着于两方面底活泼的竞争。参照前述），而且给与了这回事，“不消说，价值这东西只是价格藉以回转的重心的意思”的说明（三卷一百五十六页——一百五十七页）。

马克思常常顺便地叙述着，同意于他以前的著作家而主张财货底交换价值是由被体化在这里面的劳动来决定的命题的，且似以这作为与现实的交换关系相一致的命题而主张的无疑的人们，并且引用他们底话。<sup>46</sup>

又松巴脱自己，记载着马克思在其中明明主张其价值为“经验的”及“历史的”真理的一【一四〇】论证（参阅三卷一百七十五页——一百七十六页，在三卷一百五十五页）。

又最后，如其马克思对于其价值法则，是单单要求思想上的妥当性，而并不要求事实上的妥当性的，那末，虽有生产价格的理论所显示的，而价值法则，一方面藉“价格底变动”，别一方面藉调节生产价格本身，想来证明着是支配现实的交换关系的，所费的马克思底如上述的辛苦的努力，到底是什么的意义呢？

总之，如其马克思底作为其理论底基础的论理的推论底组织，可以有几分合理的意义；那末，我相信，马克思对于其劳动价值说，既不是以现在松巴脱给与它的那么的谦虚的意义来叙述的，又在如此的意义上叙述也是不可能的。总之，关于如此的问题，松巴脱将与马克思说底信奉者争论吧。在像我这样的，以为马克思底价值论是错误的人，这全然是不重要的问题。因为马克思对于其价值法则，或者在以为这是与现实相一致的夸大的意义上而主张，或者以为这是并没有任何的现实的妥当性的，总是其中之一。如其是前者，那末，我以为，在如此的场合，

---

布底能够交换的比例，依存于衣服底价值底大小）。三十五页（在这里，马克思，作为存在于能够相互交换的褥子与房屋中的“**在现实上平等的东西**”说明人类劳动）。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页。商品价格【还只现实的价格！】底分析导引到价值量底决定去。六十页（**交换价值是为了表现那消费在物件中的劳动的社会样式**）。八十页（“**价格，是被对象化与商品中的劳动底货币名称**”）。一百四十一页（“**同一交换价值，即被对象化了的社会的劳动底同一量**”）。一百七十四页（“**依据一般的价值法则，例如十磅纱线是十磅棉花与四分之一的锭子底等价物。……如其生产这个方程式底两方，以同一的劳动时间为必要的话**”）。同样的话，在其他许多的地方被叙述着。

<sup>45</sup> 一卷五十二页。

<sup>46</sup> 例如一卷十四页注九。



如使价值法则成为在科学上重要的存在那么，任何的意义都不能被构想。这在实践上，在理论上都是无价值的。【一四一】

当然，关于这一点，松巴脱是抱着不同的见解的。想进而应付这聪明的学者（他为了科学底进步，期待于最多的活泼活泼的而没有恶意的论争）底论争的招邀的我，关于这一点，也不喜欢和他争论。但是当然，我在这个场合，早已不是站在“马克思批判”的立场上来议论的思考，——松巴脱虽则基于他底新的解释，劝奖我来修正马克思批判。——而专在进行“松巴脱底批判”这思考之下来议论。

那末，作为“思想的事实”的价值底存在，依据松巴脱，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价值概念，是我们为理解经济生活底诸现象而应用的，我们底思考底辅助手段”的意思。如其更详细地来规定，那末，价值表象底机能，“在于使作为使用价值在质上不同的诸商品，在数量的规定性上，对于我们，现象出来。我们把牛油、绢、皮鞋油、当作单纯的抽象性中的人类底劳动生产物（Nur-Produkte abstraktmenschlicher arbeit），如其使这些作为劳动量，——其大小，由于那由于包含在这些东西里面的第三者的时间来测定的等一的东西，来决定。——单单数量上发生关系，那末，是满足了上面的要求的，这是明白的事。”<sup>47</sup>【一四二】

到这里为止，一切都整然了（虽则结果，发生了一种小小的故障）。将物件在甲或乙的方向上题示的一切种类底差异，舍象了去，以这些物件共通的人这个共通性给与了比较，通约等等底基础的唯一的属性为规准，来考察这些物件的自体，在一定的科学的目的确是可以许可的。例如，以与这全然同样的方法，且作为正当的方法，机械动力学也对于这许多的问题，将运动者的物体底不相同的形色，密度及构造，全然舍象了去，把这些物体看做单纯的质量。就是，冲突的撞球的球，飞着的炮弹，跑着的小孩，走着火车，正在落下的石头，急速地在宇宙间运行着的天体，单作为运动着的质量，进到考察中来。因而，将牛油、绢及皮鞋油表象为“单纯的抽象性中的人类劳动底生产物”，这也是与这同样地可以许可的，又能够是合目的的。

松巴脱与马克思同样地，主张对于这个表象给与价值表象的名称这件事情开始。如其希望推论没有遗漏，那末，给予价值表象的名称，有两个的解释。如大家知道的，价值这名称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两个色彩，这不论在日用语中，又在学术语上，用于全然确定的事象底表示上。但在松巴脱所作的命名中，可以以为，有了两种的哪一个的主张。就是，可以以为，在只有一个人于考察中的，

---

<sup>47</sup> 前举书五百七十四页。

劳动生产物这物件底属性，在通常惯用的科学上的意义的价值现象，例如说是表现那对于交换价【一四三】值现象的决定的契机的这主张之下，作这命名的；又可以以为，没有如此的存心，纯粹地，作为恣意的命名而遂行了。在后者的场合，很遗憾，当然，作为这命名底规准，任何严密的可以强制的法则都没有，单单适于目的及能够调和其规准。

如其有第二个解释，那末，就是，将“被体化了的劳动”成为“价值”，如其并不是与被体化了劳动是交换价值底本质这主张相结合的，那么这样称，确是无害的。当然，是与极端非实际的，非合目的的又导引误解的命名法相结合的；但是，完全可以许可的抽象以外的任何东西，在这个场合，都没有的吧。这与物理学者将形色，构造等等舍象了去，将单单作为质量而把握了的不同物体，突然想起名之为“活力”的时候同样吧。这活力的名称，如大家可知道的那么，作为表示与质量及速度底一机能，即单纯的质量非常不同的某物的东西，强有力地被惯用着。但在这个场合，科学上的谬误，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命名很不适合于目的这回事吧（当然，虽则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但在作为我们底问题的场合上，事件明明并不在如此的状态中。而且，这回事，不单在马克思底场合，在松巴脱也同样。于是，因为这一点，故障便大了。

不能说，为了任意的科学的目的，作任意的抽象也不妨，这是我的可尊敬的论敌松巴脱底无疑【一四四】地对我承认的事吧。例如，将不同的物体解为“单纯的质量”（Nur-Masce）这关于一定的动力学上的问题是正确的；但将这见解，对于光学上的又音响学上的问题底考察，也作为其基础，这明明不能许可的事。甚至于在机械动力学本身底范围内，例如在展开楔底法则的场合，同样地固执着形及凝聚状态底舍象，这确是难于许可的事。由于这些例，即令在科学上，也显示着“思想”与“论理”不许全然自由地，与事实相乖离。在这些，也有下列的警句，可以适用。

“Est modus in rebus, sunt certi denique fines. (万事有程。的确有一定的界限)”

这些“一定的界限”，我以为，没有受松巴脱底反对的忧虑，可以下面那么表示。就是在一切的场合，我们对于被研究的对象，只许可将不重要的特殊性，舍象了去。这里应该注意的，所谓不重要，非是真实是事实不可。对于这一点，从具体的研究方向上来看，实际上重要的，非完全将它剩在应该更进一步来考察的残存物之中（即所谓表象的骸骨之中）不可。



试在我们的场合，来适用这回事。

马克思开始将作为“**单纯的生产物**”以商品观，极度努力着，放在商品的交换关系底科学的探究与批判底基础上。松巴脱承认这一点，更进一步，虽则是以几分不明瞭的表现，——关于这些表现，【一四五】因为他是不明瞭的，所以我并不想这以上地和他争论。——却甚至于说，在如此的抽象的光芒之下，来考察人类底“**经济的存在**”全体底根底。<sup>48</sup>

但是松巴脱自己，决不是主张被体化了的劳动，在第一个意义上（译者按：指交换关系），又在第二个意义上（译者按：指人类底经济的存在）是唯一的重要的东西。他由于如前述的见解，主张着“**经济上客观上最重要的事实**”是被阐明了的，便满足了。<sup>49</sup>

我对于这个主张，并不想作任何的争论。只是，我们将与劳动并存的别的重要的诸事实，非常地有着从属的意义，因而，这些事实，从这是不足取的东西的理由，能够完全地或者几乎完全蔑视它的吗？这么的解释，给与这个主张，是不行的。这以上的很大的错误，是没有的吧。对于人类底经验的存在，例如他们所居住的土地，类似莱茵平原吗，类似撒哈拉沙漠吗，又类似格林兰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又人类底劳动，由于从以前累积了的财货贮蓄量，能够支持与否，也有着显著的重要性，而这财货贮蓄量，也是不能完全单由劳动使解消的一要素。而且，在财货中，例如榭树底老枝，煤田，土地，关于其交【一四六】换关系，有着劳动并非客观上最重要的条件这回事底全然确实的东西。又即令劳动是客观上最重要的条件这回事，对于大多数商品能够承认，他仍旧不能不强调下面的事情。就是：与劳动相并地存在着的别的决定要素，也给与非常重大的影响，因而现实的交换关系，是从只对于被体化了的劳动的场合的线上，非常显著地分离了的。

对于交换关系及交换价值，劳动不是唯一的重要的要素，即令是最强有力的东西，如其也只是与别的东西并存一个重要的要素，即所谓同类中的第一个东西（*ein primus inter pares*）。那末，由以上所述。将作为交换价值的意思的“价值表象”单在劳动上树立基础，这是全然错误的不可许可的事。这与物理学者将“活力”单在物体底质量上树立基础，由于舍象物体的速度，全然从计算中除外之为错误及不可许可是同样的。

松巴脱不认识及不感知这回事，这我实际上很惊异。又况，当他把这见解公

---

<sup>48</sup> 例如五百七十六页，五百七十七页。

<sup>49</sup> 五百七十六页。

式化的时候，至于用了和他自己底前提很矛盾的表现，更不能不惊异。恐怕大家都以为，松巴脱应该为了这明白的矛盾，不能不跌蹶的吧。他从商品底作为社会的劳动底生产物的属性，表现着商品中的经济上，客观上最重要的事实这一点上出发，由于说人类所接受的经济财底供给，“如其诸条件同一”，那末，主要【一四七】是依存于劳动底社会的生产力底发达的，而以这树立了根据。又从这一点上，引出了下面的结论：这事实，在只置基础于劳动上的价值表象中，看到了其“适当的”经济的表现。他将这思考，在五百七十六页与五百七十七页中，以有点不同的说法，反复着两次。在这些场合，“适当的”这表现，不论什么时候，被照样地反复着。

但是，我要请问：正相反，单置基础于劳动上的价值表象，对于劳动只是在若干的重要的事实中的重要东西这个前提，并不适当；不，是远超脱其前提的，这不是明白的事吗？只有在能够主张，劳动是唯一的重要的事实这个前提的场合，那么，那么的价值表象是适当的吧。但松巴脱，全然不主张这一点。他底主张，只是想说，劳动对于交换关系及人类的全存在，有着重要的意义，有着比别的一切要素更重大的意义。对于这么的事实，以为劳动以外没有重要的东西的马克思底价值公式，明明不是适当的表现。这与单单以1来代表 $1+\frac{1}{2}+\frac{1}{4}$ 之为不适当是同样的。

“适当的”价值表象底主张，不独在事实上不适当，而且在他底里面，——虽则在松巴脱，的确并没意识着这一点——我以为藏着几分的狡猾。就是：松巴脱明明承认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不堪事实底吟味的，是为了这“被追放了的价值”，在“经济理论家底思考”中要求避难所的。他对于他【一四八】所说的价值表象，再主张这对于客观上最重要的事实是适当的，就是，用更僭越的他底话来讲，在这价值表象中“客观地支配着人类社会底经济的存在的技术的事实，看到了其适当的经济的表现”，突然从这保护地域巧妙地脱离了事实的世界（五百七十七页）。

对于如此的说法，我们当然唱异论也不妨。总之，应该走的路，是下面的两者之一。就是：其一主张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是与事实相一致的。但在这个场合，是应该守住这主张，踏到最前线的炮火中去的，说我们并不主张任何经济的事实，单只想构成我们底思考底辅助手段等，而在阵地底背后，找求为避免事实底充分的又严密的吟味的掩护物，是不行的。又第二个方法，是在如此的防御壁底背后找求掩护物，即避免严密的事实底吟味。但是既然如此做了，由于暧昧的随附的主张，间接地再对于马克思底价值来主张，——这是只有在通过了明瞭地忌避的



事实底吟味的场合，才能正当地被承认的吧——一种的经验的妥当性，是不行的。但“对于支配的事实的适当的表现”这文句，不外于主张马克思底说头，大体上在经验上也是正当的。对！不论松巴脱或者其他的任何人，如其想主张这一点，那末，全然地主张这一点便得了。在这中间，停止那玩弄单纯的“思想上的事实”这么的东西，而代以公用地委身于事实底吟味，便得了。完全的事实与“对于支配的事实的适当的表现”，是【一四九】如何程度地差异着，这是这个事实底吟味显示了它的吧。但是，到这个时候为止，我确定下面的事情，便能满足了。就是：松巴脱所遂行的，也只是命名不适当，作为其自体，并不是只成为能够许可的抽象的无量的一变形的东西，这是虽则僭越地踏进了关于事实的主张底领域的，但对于如此的主张，任何的证明都没有给与，又甚至于证明底试验都不曾做，反而避免了其证明。

松巴脱还在别的一种关系上，几乎毫不加以自己底批判，采用马克思底难于许可的僭越的主张。如此说的场合，我是指下面那么的主张而言的。就是：对于我们底思考，相互地在量的关系上拿来了诸商品，使这些成为“能够通约的东西”，因而，又给与了使经济世界底诸现象对于我们底思想“成为能够捉捕的东西”的唯一的可能性的，是以商品解释为社会的劳动底“单纯的生产物”（Nur-Produkte）的商品观，指这主张而言。<sup>50</sup>

松巴脱对于这个主张加以批评的吟味之后，还将固执着这个主张吗？在这个场合，松巴脱也还【一五〇】当真以为，如其我们以马克思底价值概念为基础，在我们底科学的思考上能够捉捕交换关系，如其不如此，在我们底科学的思考上能够捉捕交换关系的事是全然不可能的吗？这在我，确不能相信。在第一卷十二页上记着的活泼泼的辩证法的证明，当然对于松巴脱这种人，不会有着说服力。和我一样，松巴脱也充分地看到而且知道，不单劳动生产物，纯粹的自然生产物也在交换上，被置于量的关系上，因而在自然生产物相互之间也与劳动生产物，实际上能够通约的。这些，不以——关于自然生产物，全然不适用；又关于劳动生产物，固然在质上来看是存在的，但在量上确明明不适合的标的（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如大家所承认的那么，劳动生产物比例于被体化在这里面的劳动，也不能被交换）的。——劳动这一标的为基础，对于我们底思考，是全然不能通约的吗？

---

<sup>50</sup> 前举书五百七十四页，五百八十二页。松巴脱在文句上，没有自己叙述这主张。但是他承认殊密特底这个意义的说头，只是在一个从属的细微的地方加以修正（五百七十四页）。他还说，马克思搞价值论正是“完成这个任务”（五百八十二页）的。总之，否认这一点的事，是全然避免的。

实在，虽则马克思那么地说着，真实的公分母，交换中的真实的“共通物”，是不能此外从新找求的。但说不能不在与马克思底场合不同的方向上找求，这可不是对于并没有着这偏见的理论家松巴脱的，没有误解的余地的指南针吗？

这一点，作为我对于松巴脱的驳论，导引到还打算论及的最后的問題上去。松巴脱将存在于马克思学说及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所谓奥大利学派底见解之间的对立，结果，使归结【一五一】于方法的原理之争上去。据他说，马克思是极端的客观主义底代表者，我们其他的人代表着归结于心理主义的主观主义。马克思并不探究那决定在经济上行为的各种的主体底行动样式的诸动机，而探究客观的要素，即“离开各个人的意志（常常附言着离开知识，这怕也不妨的吧），而独立的”“经济诸条件”。就是，他想发见“在各个人底背后，由于离他们而独立的诸关系底力，而产生的东西”。反之，我们是“想将经济生活底事象，在究极上，从经济主体底心理来说明”，于是，“想在心理的动机中，树立经济生活底合法则性”。<sup>51</sup>

这确是精密的有见识的评论。（在松巴脱底论文中，这样的话很多被看到）但是这个评论，我以为，其核心无疑是正当的，但逸去了要点。就是：这关于过去，在说明马克思批评家对于马克思的历来的态度上，并不适当，又作为其结果，关于将来，关于要求马克思批评底全新的时代这回事，也不适当。——（据松巴脱说，这个新的时代，是全然非今后从新开始不可的；对于这，现在，“几乎可以说全然那么地，缺少着准备”<sup>52</sup>。在那个时代，比什么都更要紧，非先决定方法论的先行问题不【一五二】可。<sup>53</sup>）

在我，以为事态是下面那么的。就是：的确，松巴脱所指示的研究方法底差异，存在着，但“从前的”马克思批评，非难马克思的，——在我个人能够判断的限度内，并不是由于马克思所选择的方法是错误这个理由，实是由于当实行其所选择的方法的时候犯着谬误这个理由。代表别的马克思批评家来讲的权利，在我是没有的，所以我不得不就我自己来讲。在我自己，在方法问题上，是与说关于文学，以“Genre ennuyeux”（使感到倦怠的类型的东西）为唯一的例外，其他一切种类的文学方法的。我对于客观主义的方法，也并没有着任何应反对的理由。我相信，这个方法，在关于人类底行为的现象领域中，能够媒介真实的认识底获得的。一种的客观的要素，能够与典型的人类行为织入于法则的关联中；但

<sup>51</sup> 前举书五百九十一页——五百九十二页。

<sup>52</sup> 前举书五百五十六页。

<sup>53</sup> 五百九十三页——五百九十四页。



在照着那个法则地行为着的人，该要素底影响本身有并不明瞭地在意识中显现的场合，我也全然喜乐地承认这一点。不，有的时候甚至于我自己也对于与这相类似的诸现象，加以注意。例如，即令统计上显示着，自杀在一定的月份如在五月与十一月特别多地遂行，或者历年【一五三】底结婚数随应着收获底丰凶而增减，但是我，全然不以为，使表示五月与六月的“正切”（Selbstmordtangete）如此地增大的有着自杀意志的人底大多数，现在正巧是五月是十一月，又同样地，在结婚希望者的场合，也确信着，生活品底价格暂时地低廉这思考，在决定其决心的场合，并不是给与直接的作用的<sup>54</sup>。但是虽则如此，而发见如此的客观的关系这回事，是有着无可疑的认识价值的。【一五四】

但我在这个场合，不能不作若干的目的的——我以为是目的的，——保留。第一，在我以为明瞭的是：如此的客观的关联底认识，如其缺乏那媒介因果底连锁的主观的中间项目底认识，那末的确还并不是认识底最高阶段的意思的。完全的理解，由于外部的及内部的关联底认识，才能被媒介。因而，我以为，松巴脱所提起的问题，即“经济学中的客观主义，是作为排他的东西，被作为正当的呢，还是作为补足的东西被作为正当的呢”<sup>55</sup>。这个问题，这也是可给与只是“作为补足的东西被作为正当的”的解决，这是不待言的。

第二，在成为当面的问题的经济领域中，因为我们所处理的主要是意识的计虑的人类行为，所以对于如此的领域，我以为，在以上两个认识源泉中，第一个即客观主义的源泉，以能够达到的认识全体中底很贫弱的部分尤其是单以其自体，全然只能贡献不充分的部分。单这回事，因为是见解如何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不想和反对者争论。

但第三，——这回事，特别关系于马克思批判——我不能不最明确地要求下面这回事。就是：在行使客观主义的方法的场合，非正当地行使不可。如其想确认外部的客观的关联——这，不论行【一五五】为者知道它不知道它，又要求它不

---

<sup>54</sup> 当然，从客观的要素发生的影响，又甚至于单单与客观的要素站在征候的关联上的影响，以的一种的方法，定然使行为者使唤起一种的动机。例如，在本文中用的例上，恐怕对于神经作用着的七月底高温或者悲哀的诱起忧郁的心情的秋日底天气，会增高自杀底气分的吧。于是，发于“客观的要素”的影响，合流于较一般的典型的动机（例如神经底搅乱，忧郁），通过这一点，在行为上作用着。如其缺乏动机中的合法则性，那末，所谓行为底合法则性不能期待这一点这回事，我当然反对松巴脱底评论（五百九十三页）而固执这一点，但是，同时，我以为，即令我们对于人类行为中的客观的合法则性，不知道又不理解他们底动机底作用，也能够认识它又归纳地确定它，这是全然可能的事。——松巴脱，恐怕以他底方法论的立场，以这为满足吧。如此，当然，没有合法则性的动机便没有合法则性的行为，但即令缺乏那关联的动机底认识，合法则的行为底认识也能够有！

<sup>55</sup> 前举书五百九十三页。



要求它，都宿命地支配着他们底行为。——那末，不正当地确认是不行的。但马克思遂行的，却并不如此。对于只劳动支配着交换关系这根本命题，他是既不由于客观主义的方法，从外部的，能够捉捕的，客观的事实的世界上来确认的，——正相反，这个命题，与事实的世界相矛盾。——又是并不客观主义地，从交换者底动机上来演绎的，他将这个命题作为辩证法底畸形儿，送到了世间的。恐怕，如此的恣意的，远于事实的命题，不曾在这种学问底历史上显现过吧。

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就是：马克思并不固执“客观主义”。他对于行为者底动机，也不能避免作为他底体系中的作用力而当作证据。他，主要，由于以“竞争”为论据而做了这一点。他既已在其体系中插进了主观主义的要素，那末，非正当地，根本地，没有矛盾地来行使它不可，这是过大的要求吧？但马克思对于这妥当的要求，又违反了。这虽重复来讲，如此的违反，于方法的选择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在任何的方法底支配之下都是被禁止的。为什么我以马克思底理论为错误而争论过，又现在争论着的理由，就在于这违反，据我所思考的，他底理论是表示唯一的不许可的种类，错误的理论的种类的。

因为如此的原因，所以我已在长久的期间，站在对松巴脱今后应使唤起的将来的马克思批【一五六】判导引到这方面来的立场的，又现在也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他以为，“我们非用下面那末的方法，来作马克思学说底评价与批评不可吧。就是，客观主义在经济学上，作为排他的乃至补足的东西，是正当的吗？如其对于这个问题，回答说是，那末，我们更得，例如下面那么质问吧。由于经济价值的思想上的辅助手段，在量上规定经济的事实的马克思底方法，是必要的吗？如其肯定这一点，那末，其次，劳动作为价值概念底内容，是被正当地选择了的吗？如其是的话，那末，马克思底证明，体系的构成，结论等等，是可争论的吗？”

我关于第一的方法论的先决问题，在长久以前，已采取了应该将主观主义的方法认为是“补足的方法”的解释。同样地，——如其用松巴脱底话——关于某一个的价值概念底由于思想上补助手段的经济的事实底量的规定，是必要的这回事，不曾抱过疑问，又现在没有抱着疑问。但关于第三个问题，即劳动是这价值概念正当地被选择的内容吗这个问题，从长久以前，以为应该断然地否定他的。又关于第四个问题，即马克思底证明，结论等等是可以争论的吗这个问题，同样地以为，应该断然地肯定它的。

结果，世人对于这回事，给予了如何的决定？关于这个决定是如何的东西，我并不抱着任何的疑【一五七】问，马克思底学说，虽有了过去与现在，却没有接



续的未来。在一切科学的体系中，负着确应灭亡运命的东西，就是那马克思底体系又就是那立足于空虚的辩证法的基础上的理论。巧妙的词句，虽则能够暂时地感动人类底精神，但不能永续地感动人类底精神。在长久的期间，结果，事实上占了胜利。占胜利的不是词句的强固的结合，而是原因结果底强固的连锁。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现在，像马克思著作那样的著作，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吧。如此的著作，只有在非常幼稚的社会科学上，能够得到势力——大势力的。又这，当失堕其势力的时候，也是缓慢的，极其缓慢的吧。因为这，其最强有力的支持，并不在与得到信奉者底确信的头脑之中，而在于他们的感情之中，希望之中，欲求之中的。又这，即令坐吃在多数的人们之间获得的权威大的资本，也能在长久的期间支持着的吧。我在本论文底绪论中说，作为著述家的马克思是非常幸福的。我以为，他底著作，在他底死后十年，即晚于第一卷约三十年，渐渐见其完结，这是他底作著述家的运命中的不少的幸福的事情。如其在第三卷底学说与确认还没被树植偏见的读者之前，与第一卷同时出现的话，那末，对于第一卷底理论，不抱几分的疑虑的读者将不少吧。现在，在三十年间树植了的权威底信仰，造成了对于批判的认识底侵入的防波堤。这防波堤，当然，的确在崩溃吧，但是其为崩溃，不能不是缓慢的吧。【一五八】

但是，即令这个防波堤底崩溃的时候是有的，说与马克思学说同时，社会主义也被克服了，这怕没有的事吧。这不论理论的社会主义，或实践的社会主义。与在马克思以前，社会主义已存在了的一样，在他以后，社会主义也存在着吧。在社会主义中存在着的有生长力的东西，虽则被非常的夸张，但在社会主义中，有一种的有生长力的东西存在着这回事，由于经济理论因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底出现被给与之新生命这回事底难于否定，不但被证明了，而且，现在到处，为实际政治底诸政策所涂抹，然而的确不成为其不利益的场合也不少的那有名的“社会油底点滴”（Tropfen Sozialen Oles）证明了它。所以，我说。——关于社会主义中所有生长力的东西，社会主义底贤明的指导者们，在适当的时期中，总与将它结合于较有生命力的科学的体系的试验的，怕没有的。他们试着代替那腐朽了的支柱的吧。在这个场合，正在发酵的思想将被净化到如何的程度，这，将来会显示这一点吧。恐怕，事态是，并不单单在相同的圈子内在循环着，在这个机会中，二三点谬误被永久地丢去，又二三点认识，将永久被附加在确实的由于党派的感情也不怀疑的知识的库中吧。

但是马克思，由于与他底先踪黑格尔（Hegel）同样的理由，就是由于黑格尔

同样地混有着积极，消极底功绩，在社会科学的历史上，将保持不朽的地位吧。两者，在个人方面讲，都是思想的天才。【一六〇】各人在各自底领域中，以可惊的影响，及于全时代底思想与感情。不，即令说及其影响于时代精神本身之上，也不是过言吧。他们底理论的著作，是都颇为巧妙地被考案，由于不可思议的合力将无数的思想阶段组织起来，又由于可惊的精神力来结合起来的，——但是可悲哀的加尔泰底家。

———【全文完】———

Whm303 制作

2010年6月19日